

本潔水滸

宋雲彬敍訂



潔本小說

水

澣

上册

宋雲彬敘訂

水 滄

(全兩冊)

每冊售價人民幣16,500元 (四)一.1(滄3338)

敘訂者	宋 雲 彬
出版者	開 明 書 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華 文 印 刷 局 (上海濟寧路143弄4號)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 合 組 織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北京絨線胡同66號)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1935年7月初版 267 P 32 K

1949年7月五版

1951年9月六版(7001—12000)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重印潔本水滸序

一九三五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三種潔本舊小說：紅樓夢、水滸和三國演義。爲什麼叫做「潔本」？意思是：這個本子裏，凡是不適宜於青年的部分都刪乾淨了。那時候我擔任刪訂水滸還寫了一篇「導言」。現在事隔多年，那篇「導言」已經不適用，所以重新寫了這篇序。

一九五一年宋雲彬識。

北宋末年，由於異族侵逼，連年發生戰爭，農民的賦役負擔已經很重；同時由於豪強的兼併，官紳的欺壓，農被逼迫得走頭無路，就勇敢地組織起來，反抗反動的統治階級。山東一帶一部分有組織的農民，以梁山泊根據地，推宋江爲首，打擊貪官污吏和地主豪紳，抗拒「官軍」。他們有三十六個大頭領，七十二個小頭領，四隊伍，屢次打敗「官軍」，「打垮地主武裝，做出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情」。後來宋江受「招安」，去攻打以方、臘首的一支農民起義軍，立下「功勞」，做了大官，可是結果還是被皇帝用藥酒毒死了。這是全部水滸傳的一個輪廓。

宋江確實有這個人，宋史裏面好幾處提到他，別的書裏也提到他。不過宋史和別的書裏都記得很簡單，而且沒有提到梁山泊。梁山泊又叫梁山澗，在平原省壽張縣東南，現在已變成陸地了。清一統志：「梁山澗古鉅野澤，即古大野澤之下流。汶水與濟水會於梁山之東北，迴合而成澗。宋時決河入其中，其水益大。政和中劇賊宋江結寨於此。其後河徙而南，歲久填淤，遂成平陸。」一統志裏提到了宋江跟梁山泊的關係，可是完全沒有根據。雖然宋史裏有「梁山澗素多盜」的話（卷三二八蒲宗孟傳），其他筆記裏也說到蒲宗孟知鄆州軍

事的時候，『有盜黃麻胡依梁山濼爲患』（孫公談圃）但跟宋江沒有關係。而且宋史裏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卷三五一侯蒙傳）說『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卷三五三張叔夜傳）說『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卷二二徽宗紀宣和二年）可見那時候宋江這一夥人攻略州郡，來去飄忽，未見得像黃麻胡那樣『依梁山濼爲患』。如果真正以梁山泊作根據地，那麼宋史或其他筆記之類的書裏一定會提到的。大概梁山泊原是有名的所謂『盜藪』，所以編造『水滸』故事的就將宋江送上了梁山。

咱們不必多談考證——談考證沒什麼大意思，只要知道宋江實有其人，梁山泊實有其地就夠了。現在咱們談談『水滸』故事的傳布和發展吧。

『水滸』故事漸漸在民間傳布開來是南宋時候開始的。那時候北方被異族占領，趙家這個小朝廷裏滿是愛錢的文官，怕死的武官，一般人民自然想念到那些劫富濟貧，能征慣戰的『草澤英雄』，喜歡聽講『水滸』故事。『說話人』（像現在北方說評書的，南方說大書的，那時候叫說話人）爲適應聽衆的需要，採取『水滸』故事作講說的材料，加以敷演和渲染，內容愈來愈豐富。後來文人學士們也採取『水滸』故事作題材，從事寫作。宋朝遺民魏聖與寫過宋江等三十六人贊，他在自序裏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高如、李嵩輩寫的『水滸』故事沒有流傳下來，猜想起來一定寫得很簡單。大宋宣和遺事裏有幾段『水滸』故事，可能就是當時『傳寫』的一種，因爲宣和遺事是雜採各書拼湊成功的，也許就是說話人的底本，所以別字連篇，文句也常常接不起來。

元朝是所謂『異族入主中夏』的時代，又是戲曲發達的時代。人民在異族的殘酷統治之下愈加想慕那

些『草澤英雄』、『水滸』故事流傳愈廣，寫戲曲的就把它寫成許多曲本，現在還有五種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我們讀了這些曲本，可以看出『水滸』故事的發展來：第一梁山泊上增添了七十二個小頭領，變成『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第二梁山泊上的好漢已被公認爲『替天行道』的英雄，聚義廳已經掛上『忠義堂』的匾額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戲曲雖然是各寫各的，我寫『黑旋風雙獻功』，你寫『黑旋風負荊』，我寫『武松打虎』，你寫『燕青博魚』，可是對於梁山泊的情況以及宋江上梁山的經過，說來大致都差不離，由此可見當時已經有一部比較完整的『水滸傳』。大家從那裏取材，儘管你取這一部分，我取那一部分，寫出來並不違背整個的水滸故事。

『水滸』故事是逐漸發展的，水滸傳是先有各種底本，經過了好多人好多次的增刪和潤色，逐漸完整起來的。

二

現存的水滸傳，我們知道的有六種本子，最重要的有四種。

(一) 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標明『東原羅貫中編輯』，明朝崇禎末年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沒有單行本。這個本子敘事沒條理，文句很拙劣，中間引用的詩歌也多鄙俗，大概是比較早的本子，沒有經過潤色的，雖非原本，已經很近乎原本了。又有一百十回的忠義水滸傳，也是英雄譜本別有一百二十四回的水滸傳，文詞脫略，幾乎讀不下去，也屬於這一類。

(二) 一百回忠義水滸傳，明朝武定侯郭勳家裏傳出來的本子，原刻本沒有發見。另有一本，也是一百回，有李卓吾的序和批點，題『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跟一百十五回本比起來，文詞大有增刪（增征遼一節），幾乎全部改觀，描寫也愈加細緻了。魯迅認爲『殆卽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振鐸更肯定地說：『全本郭氏，無所改變。』又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鍾伯敬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也是一百回本，據鄭振鐸說，『與李氏的百回本完全無異。』鄭氏認為『這都可以證明郭本至今仍是完完整整的在於人間，雖然我們沒有見到他的原刻本。』

(三)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也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有楊定見的序文。全書從開頭到受『招安』事略完全跟百十五回本相同，文詞跟百回本幾乎沒有兩樣，只字句上有些小小修改，又添入一些詩詞。據鄭振鐸考定，這個本子是明朝天啟、崇禎年間楊定見依照郭氏原本刊行，加上余象斗所增征田虎、征王慶兩節，修潤一番，定為一百二十回，是一部最完備的水滸傳。(明朝萬曆年間，余象斗刻了一部水滸傳，題為新刊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已殘缺。)

(四) 七十回本水滸傳，施耐菴撰，金聖歎批，事實上是金聖歎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把原本第一回作為『楔子』，第二回移作第一回，全書變成七十回，又在末了添上一段敘述盧俊義做夢的文字，作為全書的結束。前面有施耐菴序，從文章的風格上就可以看出是金聖歎的手筆。金聖歎是明末清初人。他的七十回本出來以後，其他的本子都被打倒了，二百多年來一般人都不知道還有什麼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

水滸傳不是一個人寫的，但施耐菴和羅貫中都跟水滸傳有關係。施耐菴的生平事蹟無從查考。(商務印書館人名大辭典有『施耐菴』一條敘述施耐菴生平事蹟甚詳，十多年前我曾寫信給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問他們有什麼根據，回信說不知道。)賈仲名續錄鬼簿，有關於羅貫中的記載：『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辭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年)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鄭振鐸考查水滸傳的演變，認為施耐菴確是寫或編水滸傳的一個，不過他的

本子現在已經失傳了。羅貫中依據施本重新加整理，成爲後來各種本子的『祖本』。

羅貫中整理的不止一部水滸傳，還有三國志演義。羅本（就是所謂弘治本，其實是嘉靖年間刊的）三國志演義已經商務印書館影印出來，文筆拙劣得很。我們可以推想羅貫中整理的水滸傳一定也不見得高明。也許前面提到的與三國演義今刻爲英雄譜本就是羅貫中的原本。如果不經郭勳（也許不是郭勳自己）余象斗、楊定見先後增刪潤色，水滸傳就不能成爲一部文學名著。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忘了那個金聖歎。許多人罵金聖歎，說他不應該腰斬水滸傳，蒙蔽讀者，『使世間不知有水滸傳全書者幾三百年』（鄭振鐸的話）。我以爲水滸傳寫到『梁山泊英雄排座位』發展到了頂點，以後全夥受『招安』已經非常『洩氣』，還要幫統治階級打自家人（征田虎、征王慶、征方臘），愈來愈不成話，倒不如在『梁山泊英雄排座位』的時候結束了，讓梁山泊英雄們的歷史清白些，讀者也痛快些（七十回水滸傳盛行幾百年，我想這是個大原因）。不過金聖歎不坦坦白白說明，而故作狡獪，說得到了什麼『古本』一口咬定七十回是施耐菴的原文，七十回以後是羅貫中的續本，破口嫚罵，說羅貫中『橫添狗尾』，又僞造了施耐菴的序，添了一段敘述盧俊義做夢的文字，這種不老實作風該受批評。

三

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都是咱們中國的文學名著，也是咱們的一份寶貴的文學遺產。其中水滸傳、紅樓夢最爲上乘，各有千秋，未易軒輊。西遊記、儒林外史比較差些，算不上第一流作品。三國演義更差了，文字不文不白，似通非通，人物的描寫很拙劣，故事的結構很鬆散，只因爲大家喜聽三國故事，也就愛讀三國演義。

現在談水滸傳的人物描寫。

金聖歎說：『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又說：『水滸傳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又說：『水滸傳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金聖歎說話喜歡誇張，但這幾句話倒並不怎麼誇張。固然未必『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但至少總有幾十個人是幾十個性格的，尤其是幾個重要人物像魯智深、林沖、武松、李逵、宋江以至阮氏弟兄及吳用等等，各有各的氣質、形狀和聲口。舉例來說吧。例如魯智深，他是個老粗，可是他粗中有細。作者寫他『拳打鎮關西』的一段：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提轄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

如果是武松，他不會這樣莽撞，幾拳腳就打死了鄭屠；他要打死鄭屠，一定先有種種布置，像他殺潘金蓮一樣。如果是李逵，他一時性發，排斧頭砍去，不但殺死鄭屠，說不定還會殺死幾個看熱鬧的人；他闖了禍，也不會假意回頭指着鄭屠說：『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然後『大踏步去了』。『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活畫出一個莽撞而又天真可愛的魯智深，他不想到殺人要償命，只想到自己是個光身漢，在牢裏沒人送飯，要餓肚子（『又沒人送飯』這句話，我疑心是金聖歎加進去的，因爲沒有對過百二十回本，不敢斷定。如果是金聖歎加的，那實在加得好）。如果是李逵，他雖然流落在江州，也是個單身漢，他『打死了人』的時候可不會有這個想頭。

茅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談水滸的人物和結構（載文藝報第十四期），我不妨把他談人物描寫的

一部分約略介紹一下。他認爲水滸傳人物描寫有兩個特點：一個是描寫人的性格處處扣緊了階級成分；一個是關於人物的一切都由人物本身的行動去說明，作者不下按語。關於第一個特點，他舉林冲、楊志、魯智深三個人作例子。這三個人在『落草』以前都是軍官，都有一身好武藝，這是他們的相同之處；他們三個本來都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要『落草』的，然而終於『落草』了，可是各人『落草』的原因又頗不相同。水滸傳作者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遭遇中刻劃了三個人的性格；又從這三個人的不同的思想意識上表示出三個人的不同遭遇的必然性。楊志一心想做官，結果是賠盡小心，依然落得一場空；林冲安分守己，逆來順受，結果被逼得無處容身，只有魯智深一無顧慮，敢作敢爲，也就不會吃過虧。水滸傳又從這三個人的思想意識上說明了這三個人出身於不同的階層：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所以一心不忘做官；林冲出身槍棒教師的家庭，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雲彬按：『小資產階級的技術人員』說得不很確當，但我一時也想不出應該怎麼改）；他有正義感，但苟安於現狀，非被逼到走頭無路，下不來決心，至於魯智深，無親無舊，一條光棍，也沒有產業，光景是貧農或手藝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軍官。水滸傳並沒敘述這三個人什麼出身，但是從這三個人的性格上就可以分析出他們的階級成分來。關於第二個特點，他也舉林冲等三人爲例。這三個人都是在敘述別人的事情的時候驟然出現的。這三個人出場的時候，除了簡短的容貌描寫以外，別無一言介紹他們的身世，自然更無一言敘述他們的品性。所有他們的身世和品性都是在他們的後來的行動中逐漸點明，直到他們的主要故事完了的時候，我們纔全部認清了他們的身世和性格。

除了上面所說的，我覺得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水滸傳常常用對照的寫法。同是打虎，寫了武松打虎，又寫李逵打虎；同是殺嫂，寫了武松殺嫂，又寫石秀殺嫂。人物不同，情況不同，讀者的觀感也不同。武松乘着酒興上景陽岡，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回店裏去，又恐嘆酒家恥笑，只得硬着頭皮，一步一步上那岡子。

來，等到真的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他纔叫聲「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使盡一切方法和力量，跟那大蟲拚個你死我活，場面異常緊張，讀者的情緒也隨着緊張。李逵因為他的老娘被大蟲喫了，一時性起，先搥死了兩隻小虎，又殺了一隻母大蟲，一隻吊睛白額虎，一時間殺了母子四虎，成績超過了武松，然而讀者並不感到怎麼樣緊張，至少不如看武松打虎一段的時候那麼緊張。武松殺嫂，爲的是嫂嫂毒死了他的哥哥，他不相信官方能够依法治罪，所以自己動手來替他哥哥報讎。雖然手段不免殘忍一點，讀者還能表示同情。石秀殺嫂就一無是處，讀者只是痛惡他的殘忍，討厭他多管閒事。無論武松打虎與李逵打虎，武松殺嫂與石秀殺嫂，作者都只敘事實，不下斷語，可是能够使讀者發生不同的觀感。水滸傳之所以成爲第一流文學作品，道理就在這些地方。

再談水滸傳的結構。

魯迅批評儒林外史說：『全書無主幹，僅驅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我們如果把水滸傳裏的幾個重要人物的故事分割開來，全照原文，不加更動，也可以成爲各自獨立的短篇或中篇。這樣看來，似乎水滸傳也犯了『雖云長篇，頗同短製』的毛病；然而它跟儒林外史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它不是『驅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它着重地寫了某一個人物的故事，故事寫完了，那個人物還是梁山泊裏面的人物。茅盾說：『從全書看來，水滸的結構不是有機的結構。但是，從一個人物的故事看來，水滸的結構是嚴密的、有機的。』我們江浙一帶的說書人說水滸往往有專說『宋十回』關於宋江的十回書，『武十回』或『魯十回』的，這就證明了茅盾的看法是對的。如果某一個人物的故事的結構不是有機的，說書人就不可能連續不斷地說下去。

水滸傳的人物描寫和故事結構都是成功的。如果有人問：『有沒有部分失敗的地方？』我回答說：『有。』

水滸傳作者爲要湊齊三十六天罡之數，硬把玉麒麟盧俊義送上梁山，實在有點不自然。盧俊義是個員外，就是大地主，怎麼會『落草』？故事既不近人情，寫來當然不會真切，不能感動人。就人物描寫而論，水滸傳把盧俊義寫得既不像個員外，也不像個『落草』英雄，不倫不類，一無是處。此外梁山泊上的成子成萬的所謂『嘍囉』是從哪兒來的，水滸傳的作者沒有及時地適當交代一下。當然讀者也會想到那些所謂『嘍囉』無非是失掉了土地的農民，可是不交代一下，總是個漏洞。

這裏得附帶說一說水滸傳的語言。『水滸』故事先在民間流傳，經過『說話人』成爲口頭文學，再由文人從口頭搬到紙上，文人本來喜歡掉書袋，弄筆頭的，尤其是在寫才子佳人的故事的時候，可是『水滸』故事是英雄好漢的故事，水滸傳裏沒有什麼才子佳人，裝在文人腦子裏的一些文雅詞句，根本就搬不出來，安不上去，只好依據『說話人』的底本（話本）使用樸素的純粹的語言來從事修改和潤色。所以水滸傳的語言是樸素的，純粹的。——不過跟現代的語言是已經相去得很遠了。

以上就水滸傳的人物描寫、結構和語言略加說明，說得不充暢，也不一定說得對；不過我認爲如果要從水滸傳學習，這些就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四

這部潔本水滸是根據七十回本刪訂的。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有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我們認爲『梁山泊大聚義』是『水滸』故事發展的頂點，以後宋江受『招安』，一百單八個好漢都沒有好結局，不但作者的精神不如寫前七十回那樣始終貫注，讀者的興趣也有點闌珊了，倒不如刪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義以後就戛然而止。

有人認爲即使要把梁山泊大聚義作總結，把以後的幾十回刪掉，也應該根據百二十回本來刪，不應該根

據七十回本，因為七十回本經過金聖歎刪改，好多詞句跟百二十回本不一樣了。我們認為水滸傳經過好多次的增刪和潤色，總是後勝於前，所以百十五回本不及百回本，百回本不及百二十回本。既然是後勝於前，爲什麼不根據七十回本，一定要根據百二十回本呢？事實上七十回本裏凡是經金聖歎刪改或增添的地方，確乎比原來的好，只要取百二十回本對照一下就可以知道。小說究竟不是經典，不必爭什麼今古文，要讀，還一個比較滿意的本子來讀就是。

這部潔本水滸是怎麼樣刪訂的呢？首先把對偶句的回目改成標題；重新分配一下，原來七十回，現在改成四十八節，安上四十八個標題。原來開頭有個『楔子』，講什麼『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現在全部刪去。原來每回開頭總是『話說』，結尾總是『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云云，現在都刪去了一些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故事，爲了節省篇幅，也都刪去了。末了金聖歎增添上去的那一段尾巴也割掉了。而主要的是把那些涉於穢褻，近乎神怪的部分都刪得乾乾淨淨。經過這樣刪訂以後，內容確乎比較純潔，儘可以讓青年們閱讀，不會發生什麼流弊了。叫做『潔本』確是名實相副的。

我們抱定宗旨，只刪字句，不改文章；可是有些地方刪了一大段，前後連接不起來了。怎麼辦呢？我們就在接榫的地方加一兩句話，讓它前後連貫，沒有刪節的痕跡。加進去的一兩句話並不用什麼符號來標明，讀者不對照原本，也許會看不出來。這不是我們不忠實。我們認爲既經刪節了，要使文氣連貫，加上一兩句話實在無關宏旨，而況原本具在，讀者如果有什麼懷疑，可以對照原本，一一標識出來，倒反多事。

還有一點要說明。我們說『近乎神怪的部分都刪了』，然而像戴宗作神行法，宋江得天書之類，並沒刪去。道理很簡單：如果不讓戴宗作神行法，一天行八百里，有幾段故事就無法構成；如果不讓宋江得天書，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的全部名單就無法開列出來，水滸傳不能夠在這兒告個結束。好在現在決不會有人相信

廳上縛上了什麼『甲馬』，就會日行八百里，也不會有人相信宋江真的得到什麼天書。倒是有些迷信的因果報應之談，像原書寫林冲剛接管了草料場，因天下大雪，到外邊去打酒，回來見兩間草屋已經被雪壓倒了，作者加上這麼一句：『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非刪去不可。像這一類話，這個本子裏的確刪乾淨了。

導言

水滸傳所敘述的，是北宋末年宋江等以梁山泊爲巢穴，打家劫舍，抗拒官軍的故事。水滸故事爲南宋以來流行的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宋史徽宗本紀載：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州界，命知州張叔夜討平之。

同書侯蒙傳載

宋江寇京東，侯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

同書張叔夜傳載

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撓其鋒。聲言將至（海州），張叔夜使問者覘所向，賊趨海濱，劫巨舟十餘，載鹵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又舉元通鑑考異引北盟會編載章貫別傳云

貫將劉延慶、宋江等討方臘。

這些史料證明了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歷史的人物；而宋江等後受朝廷招安，并且跟童貫征討方臘，也實有

其事。

宋江等未受招安以前，橫行齊魏，至於官軍數萬，無敢抗者，聲勢盛大，可見一斑。在王綱解紐，人心思亂的時代，梁山泊好漢們的英雄行逕，是一般人所樂於稱道的奇聞異說，輾轉傳布，在南宋時候已有許多文人根據那些傳說來寫水滸故事了。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載宋末遺民龔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的自序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余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

高如李嵩輩所描寫的水滸故事，沒有流傳下來。今所傳大宋宣和遺事，中間有幾節水滸故事，也許就是當時傳寫的一種。

到了元朝，水滸故事愈加發展。元朝是戲曲盛行時代，我們參考元曲選涵虛子（元曲選卷首轉錄的）和錄鬼簿當時寫水滸故事的劇本有十九種，現在只有五種還保存在臧晉叔的元曲選裏，其餘都失傳了。那被保存的五種是：

黑旂風雙獻功——高文秀撰；

梁山泊黑旂風負荆——康進之撰；

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撰；

都孔目風雨還牢末——李致遠撰；

爭報恩三虎下山——無名氏撰。

從這現存五種元曲裏可以看出水滸故事的演化之迹。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說：

某聚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半坡來嘍囉寨，名水滸，泊號梁山，縱橫河港一千條，四下方圓八百里。

可見南宋時盛傳的宋江等三十六人到了元朝漸變成了「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已加到「一百另八人」而梁山泊已有了一方圓八百里」的地面，聲勢越傳越張大了。又如李逵負荊裏的宋江自白：

杏黃旗上七個字：替天行道救生民。

而劇中的王林也說：

你山上頭領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漢。

爭報恩的宋江自敘詞：

忠義堂高擲杏黃旗，上寫着「替天行道宋江」。

可見到了元朝，梁山泊的強盜已被公認為「替天行道」的「忠義」的英雄，而梁山泊已變成「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忠義堂了。這一點可以看出當時民間的心理對於梁山泊英雄都表示同情，並且替移來水滸傳的暗中定下了範圍。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元曲中的水滸故事的中心部分，大致都相同，如雙獻功裏的宋江自白說：

某姓宋，名江，字公明，綽號及時雨者是也。幼年曾爲鄆城縣把筆司吏，因帶酒殺了閻婆惜，被告到官，杖六十，迭配江州牢城，因打此梁山經過，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蓋，知某有難，領囉下山，將解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讓我坐第二把交椅。哥哥晁蓋三打祝家莊身亡，衆兄弟拜某爲頭領。

燕青博魚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因帶酒殺了閻婆惜，一脚踢翻燭臺，延燒了官房。

又說：

晁蓋三打祝家莊，中箭身亡。

爭報恩裏的宋江自白也說：

只因誤殺閻婆惜，逃出鄆州城，佔下了八百里梁山泊，搭造起百十座水兵營。

所寫宋江上梁山的歷史大致相同，而梁山泊大小頭領的組織及性質，元曲所寫也無多大出入。因此，我們准想在元朝也許已有一部比較完整的水滸傳出現，編戲曲的就各取水滸傳的一部分做題材，所以全劇的本事和所描寫的人物的個性，雖不盡和水滸傳相同，但對於水滸傳故事的中心部分大致是相同的。

如上所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水滸故事先有口頭的傳說，但在南宋之末，文士如高如李嵩輩已開始寫作短篇的水滸故事，到了元朝，更有人把許多短篇的水滸故事綴集起來，形成後來的大部水滸傳。

二

最先的水滸傳今不可得。現存的水滸傳約成書於元末明初，而有各種不同的本子。近人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

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武定侯郭勛家所傳之本……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聯語，描寫亦愈入細微……

三百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首有楊定見序……全書自首至受招安，略全同百十五回本……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爲金人瑞字聖嘆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收天書之後，卽以盧俊義全夥被縛於稽叔夜終……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二十回本發凡有一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嘆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水滸傳既有這許多不同的版本，而水滸傳究竟是什麼人編的，也有如下列各個不同的說素：

(一) 羅貫中編，郎瑛七修類稿

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本貫中所編。

又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水滸傳羅貫著，貫字貫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以水滸傳敘宋江汴盜脫騙機械甚詳。

又也是園書目著錄

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二) 施耐菴編的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

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按卽指施耐菴）嘗入市肆，細閱故書，於敝楮中偶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

(三) 施耐菴撰羅貫中編的，如李贄批點百回本水滸題

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

(四)施耐菴撰，羅貫中纂的。如金人瑞(聖嘆)在他批改七十回本的卷首，既一口咬定七十回爲施耐菴所作，七十回後則爲羅貫中所續，更在第七十回的評語裏說：

一部書七十回可謂大鋪排，此一回可謂大結束，讀之正如千里羣龍，一齊入海，更無絲毫未了之憾。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上列諸說究竟那一說是不錯的，頗不易下論斷。近人鄭振鐸作水滸傳的演化一文，臚列衆說，加以考證，得到下面的結論：

水滸傳的作者，最早有高如李嵩二人，其作品絕不可得見，其後有施耐菴（在元代），其所爲著也已絕難得到。元末明初有羅貫中，依施氏之作重爲編次。羅氏這部書是許多今本水滸傳之所從出。羅書今雖未見，但根據種種理由，略可知其書的內容大概。又其一部或全部的原文，似存在各種簡本水滸傳中。

明嘉靖間，郭勳（？）將羅書重加烘潤改編，大異其本來面目，使之成爲一部極偉大的名著。於羅本事蹟之外，又加入征遼一節，共成百回。（按即魯迅所說一百回的別本。）明萬曆間，余象斗又取羅氏原書刊行，同時並加入郭氏所增征遼一節，及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慶二節。（按余氏刊本題爲新刊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傳，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已殘缺不全。）

明天啓崇禎間，楊定見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余氏所增田王兩節故事，加以潤改，定爲一百二十回。這是最完備的一部水滸全書。（按即魯迅所說的百二十回忠義水滸傳。）

此外崇禎時有熊飛刊行的一百十五回水滸，與三國合稱英雄譜。同時又有五湖老人三十卷本水滸。

出現。清順治間有金人瑞批評七十回本出現，係割取郭氏本的前七十一回自爲一書，但其影響極大。在這許多作者或編者中，最重要的作者或編者是羅貫中、郭勳（？）余象斗、楊定見、羅是、寫定今本水滸傳的第一個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滸成爲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滸成爲第一全才的人，楊是編定最完備的水滸全本的人。

鄭氏的話都有根據，但對於施耐菴的生平事蹟，亦無法考出。最近鄭氏在賈仲名的續錄鬼簿中發見關於羅貫中的記載：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辭，極爲清新。與余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

鄭氏這一箇發見很重要，使我們知道今本水滸的祖本的寫定時約在十四世紀末年了。

三

梁山泊英雄故事，爲什麼在南宋很廣泛的流傳於民間？據魯迅的意見，以爲：

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廢弛，轉思草澤，蓋亦人情。

但爲什麼到了元朝宋江等盜匪一變而爲「替天行道救生民」的英雄？據胡適的意見：

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宋元人借這故事發揮他們的宿怨，故把一座強盜山寨變成替天行道的機關。

究竟老百姓肚皮裏有些什麼宿怨要發洩，胡適並沒有明白告訴我們。但我們看水滸傳所寫梁山泊的仇敵，不外貪官污吏、豪紳地主、老百姓平日受貪官污吏的陵虐，豪紳地主的剝削，自然對梁山泊英雄表同情，而一肚皮宿怨就借水滸故事來發洩了。同時失意的文人，既不能取得富厚勢位，就不必擺出正人君子的架

子，索性替梁山泊英雄做起傳記來，把他們寫得有聲有色。水滸故事之所以數百年來在民間流傳弗衰，水滸傳之所以屢經文人增刪，終成爲我國最有名的英雄傳奇，其原因在此。

再就文學技術方面講，水滸傳的描寫個性之深刻，在我國過去的文學作品中可以說是鳳毛麟角。金聖嘆（人瑞）在水滸讀法中說：

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卽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爲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

又說：

水滸傳一百八個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若別一部書，任他寫一千個人也只是一樣，便只寫得兩個人也只是一樣。

又在外書中說：

水滸所傳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

不但如此，水滸傳對這一百八人的排比及故事的穿插也非常精密。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

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最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詠嘆之工，真有超出言語之外者。

其次，水滸傳的文句都是「大衆化」的。它不會把「直娘賊」「撮鳥」這一類口語改成文雅的辭句，更不會把「老婆」改稱「妻子」，「爺娘」寫作「父母」。如果「大衆文學」這箇名稱可以成立的話，則水滸傳便是大衆文學裏面的第一部好書。

四

這部「潔本水滸傳」是根據金聖嘆批改的「七十回本」加以刪雜而成的。爲什麼取這一個本子？我

們覺得水滸傳經過許多人的改編，愈改編愈進步。金聖嘆本來是有文學天才的人，他把水滸刪剩七十回，梁山泊大聚義後就戛然而止，這是何等高妙的文學技術。梁山泊大聚義是梁山泊的全盛時代，以後宋江等受招安，全夥英雄一個個都遭殺害，不但作者的精神不像前七十回那麼貫注，就是故事的本身也沒有以前那麼生動了，所以我們不選取什麼「古本」「孤本」，而拿這最通行的一金批七十回本，來加以刪薙。

在動手刪薙之前，我們先定下一個標準：凡涉於神怪的，穢褻的和一切浮詞泛語，都在刪薙之列。此外有些無關緊要的故事，如「魯智深大鬧桃花村」「魯智深火燒瓦官寺」「武行者夜走蜈蚣嶺」等，都全部刪去。又如原書寫林冲接管草料場，因天下大雪，到外邊去沽酒取煖，回來時兩間草屋已被雪壓倒，作者便加上這麼幾句：「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像這類因果報應之談，我們都把它刪去。又本書末了寫盧俊義做一個夢，夢見梁山泊好漢全部被嵇叔夜綁縛，要在堂下草裏一齊處斬。盧俊義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卻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這一段是金聖嘆有意添加進去的，他自己生在明朝末年，眼見盜賊遍天下，所以夢想有一個英雄來收服這些草寇。這種思想實在迂腐得可以，我們就老實把它一筆勾消。

刪薙的標準如是，但卻有例外：如戴宗作起「神行法」，一天能行八百里；我們如果依照所定標準，把這類神怪的話刪去，則全部水滸傳便有許多地方不能連貫起來。又如宋江得天書及發見題着一百八人的姓名的石碣，雖都屬於神怪的一類，但這明明是宋江吳用在那裏搗鬼，想借此以欺騙其他的頭領的，我們也就不把它刪去。我們覺得從古以來，不論其為盜魁為帝王，都要有一點作僞的本領才行。就拿中興漢室的劉秀來講罷，他在昆陽打了勝仗，還不敢公然稱帝，等到他的同學強符送了「赤伏符」來，纔舉行即位大典。試問赤伏符和天書有什麼兩樣？

目錄

導言	一
第一 高俅的發跡	一
第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一〇
第三 魯達(一)	一六
第四 魯達(二)	三二
第五 林冲(一)	四三
第六 林冲(二)	五四
第七 草料場	六三
第八 梁山泊	七三
第九 東溪村密謀	八〇
第十 三阮	八八
第十一 智取生辰綱	九七
第十二 黃泥岡事發	一〇六
第十三 火併	一一九
第十四 閻婆惜	一三三

第十五	宋江亡命	一四四
第十六	景陽岡	一四五
第十七	潘金蓮	一六三
第十八	紫石街	一七〇
第十九	十字坡	一八一
第二十	快活林	一八八
第二十一	鴛鴦樓	二〇一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	二二二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	二二三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	二三八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	二五〇
第二十六	黑旋風	二六三
第二十七	滸陽樓	二七四
第二十八	白龍廟小聚會	二八七
第二十九	無爲軍	二九四
第三十	天書	三〇五
第三十一	真假李逵	三二三
第三十二	楊雄與石秀	三三七

第三十三	偷雞	三三七
第三十四	劫牢	三四七
第三十五	祝家莊的毀滅	三五七
第三十六	雷橫朱仝的入夥	三六六
第三十七	高唐州	三七六
第三十八	連環馬	三八四
第三十九	盜甲	三九三
第四十	衆虎歸山	四〇四
第四十一	假太尉	四一六
第四十二	晁蓋之死	四二六
第四十三	玉麒麟(一)	四三四
第四十四	玉麒麟(二)	四四六
第四十五	關勝	四六〇
第四十六	大名府	四六八
第四十七	曾頭市	四七八
第四十八	梁山泊大聚義	四八七

第一 高俅的發跡

故宋哲宗皇帝在時，其時去仁宗天子已遠。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便有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別亂學詩書詞賦。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門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喜好惰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湯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仕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齎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仕家過活。

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一封書。董將仕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得着他？」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仕思量出一個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仕。

董將仕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得着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歡喜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仕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

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

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盞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卽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道：『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廳門高

球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把繡龍袍前襟拽扎揣在襟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球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同人叢裏直滾到高球身邊。那高球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球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球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卻先問高球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球又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球，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球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球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球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球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鱗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球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

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球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了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球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既殿下欲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

端王自從索得高球做伴之後，留在宮中宿食。高球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册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球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

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高俅得做太尉，揀選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卻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是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

這王進卻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病在家，見有患病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得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不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卻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抬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嘆口氣道：「我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開的團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做得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

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人去處，足可安生立命。」

當下子母二人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若他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兩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

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祇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祇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等時，只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而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聞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

王教頭子母二人自離了東京，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

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二人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卻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卻有二三百株柳樹。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竟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答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裰寬衫，腰繫卓絲襪，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子母二人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爲因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子母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

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到王進老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痛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將息。」王進謝了。

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得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拔一拔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材時，較量一棒耍子。」

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你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亦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

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卻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掬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去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下。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橈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直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菓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而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一有眼不識秦山。」王進笑道：「好不廝欺，悄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

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一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脯胸膺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爲始，喫了酒飯，留住王教頭子母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

洋苜光陰，早過半年之上，史進十八般武藝：矛、鎗、弓、弩、銃、鞭、鐮、劍、鏈、搥、斧、鉞、并、戈、戟、牌、棒、與、鎗、扒、一一學得精。

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枉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

第二 史家莊與少華山

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家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沒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提個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擗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是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邱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若大一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山上添了一夥強人，紮下一個山寨，聚集着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四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拿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去了。

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辱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不敢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提防賊寇。

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卻精通陣法，廣有謀略；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白點鋼鎗；第三個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當日朱武卻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潤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是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先去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

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曳棒，聚三四百人，一齊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穿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及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吶喊，直到村北路口。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納襖，腳穿一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趁勢便吶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彌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繇貴莊，沒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繇我村中過，卻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你問得找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擲來。史進卻把腰一閃，陳達和鎗顛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成花鞍，款款揪住了線搭膊，只一去，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起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把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大郎如此豪傑！」

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

『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拼，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拼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

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廝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四行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并無怨心。』

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是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啻穩便，甯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

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非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卻也難得史大郎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

兩個小樓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史進初時推卻，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好珠子，又使小樓囉連夜送來莊上。史進受了。

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樓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同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

往萬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樓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卻湧上來，跟頭踏踏一步一擱，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探免李吉止在那山坡下，張免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搭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李吉解那搭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卻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發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卻在這裏華陰縣裏。』

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巨耐史進那廝，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邱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並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

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卻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搭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搭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信卻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來，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卻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陰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卻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你。』賽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直奔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鷄鵝，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史進和三個頭領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邊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道：『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外面火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

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

當時史進道：『卻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若是死時，我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方便。且等我問個來歷情緣。』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兩個都頭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卻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卻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必鬪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都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多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不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史進卻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莊門，吶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並莊客，一衝一掃，指東殺西。史進卻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個都頭並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讎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勢頭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卻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個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直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

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粗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會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他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日，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今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卻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

史進住了幾日，定要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散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頂上明黃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白道間行纓絞腳，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繫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了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灑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

第三 魯達〔一〕

史進提了朴刀，蹣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正路，望延安府路上來。獨自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的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進入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緋，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那人入到茶房裏面坐下。茶博士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位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客官，請坐，拜茶。』那人見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如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認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

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卻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

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了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攏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見了，卻認得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也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服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罵道：「這廝們夾着屁股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槍棒。三個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三人來到潘家酒樓上，揀個齊楚閣兒裏坐下。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

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開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得酒家，卻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攬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

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女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得他來。』

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女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達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

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女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種，輕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卻理會。』

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女兩個告道：『若是能殺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

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李忠道：『酒家今日不會多帶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提轄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金老分付道：『你父女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並女兒拜謝去了。

魯達把這二兩銀子去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

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遠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明天，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父女兩個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脚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道：『金公，魯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小二爬將起來，一道烟跑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女兩個忙忙離了店，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待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

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撥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面。』鄭屠道：『使得，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卻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

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卻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得，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睜着眼，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氣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捺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並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得呆了。

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

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紫的都綻將出來。

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只和俺硬到底，洒家便饒了你！你如今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鏡兒，一齊響。

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上，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提轄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並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粗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

鄭屠家中衆人和那報信的店小二，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候得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捉捕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見性格粗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

父親老經略處的軍官。因俺這裏無人幫護，撥他來做個提轄。既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卻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繇，各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

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卻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裳和些破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拏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並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拏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仰着本地地方官人，並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並下處鄰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廣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

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卻走到代州雁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熱鬧，人煙聚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卻見一簇人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魯達看見挨滿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卻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雁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

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卻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卻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卻不被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事，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廝，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到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個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彀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卻再商議。』

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豔飾，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設有今日！』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心，酒家便要去了。』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教你去？』老兒接了棍棒，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人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兒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姬嬭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個盞子，三雙筷，鋪下菜蔬菓子，姬嬭等物，姬嬭將銀酒壺燙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

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裏，寫個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父女兩個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卻也難得你這片心。』

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裏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裏一個官人騎在馬上，口裏大喝道：『休叫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

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卻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

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盪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是個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了。

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多里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匹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

兩班。

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濱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

道人行香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利，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日這個表弟兄魯，是關內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願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大慈大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弟子自當準備。萬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個因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孩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蓋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個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卻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裏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卻纔這個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相貌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梵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卻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證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

長老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裏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齋齋五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孩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下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搨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

了，卻待剃髮。魯達道：『留下這些兒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寸草不留，根清淨，與汝剃除，免得爭競。』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剃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飯依佛性，二要飯奉正法，三要飯敬師友，此是「三飯」。』「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能』『否』二字，卻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裏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地。當夜無話。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當報答。』人叢裏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

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

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上下肩禪和子都不睬他，繇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

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

智深見沒人說他，每到晚便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道！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

第四 魯達 (二)

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衣直裰，繫了鴉青緋，換了僧鞋，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頸懶凳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癯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鐵子，唱上山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起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裏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立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子，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個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喫。」

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

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舀冷酒喫。無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裏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裏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

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卻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卓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露出脊背上花繡來，搦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來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個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個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跟踉跄跄，卻待掙扎，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魯智深道：『酒家饒你這廝。』跟踉跄跄攔入寺裏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卻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卻似嘴邊起個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見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便把亮桶關了。智深搶入階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裏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個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

智深雖然酒醉，卻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個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卻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齣齣地睡了。衆多職事僧圍定長老告

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卻成得正果。沒奈何，且看起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個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

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向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卻走在佛殿後撒尿，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個武夫出身，今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麼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道人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住，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

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暖，是二月間時令，離了僧房，信步踱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裏，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裏，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卻是一個市井，約有五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智深尋思道：『干鳥麼！俺早知有這惱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早下來買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卻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問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個人打鐵。智深便問道：『兀那待詔，好好打鐵麼？』那打鐵的看見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戢戢地好慘，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

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什麼生活？』魯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智深焦躁道：『俺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個人。』那待詔道：『小人據嘗說，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那待詔接了銀子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

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便掀起簾子，入到裏面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本錢也是寺裏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人的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那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喫，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洒家別處喫得，卻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卻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不生個道理，如何能殺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梢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卻是個傍村小酒店。智深走入店裏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

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說：『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我卻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

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羊肉，都賣沒了。』

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牆邊砂鍋裏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便換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滑，只顧討那裏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

智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裏，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罔知所措，看他卻向那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下一回酒，卻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搯在手裏，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搯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攞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裏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開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烏大漢，不替俺敲門，卻拿着拳頭嚇酒家，俺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扳，卻似擗蔥般，扳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

打簌簌地，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看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哈哈大笑。

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己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裏說：『這野雜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一天子尙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個且繇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得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兒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個圓圖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只在裏面聽。』

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個鳥寺！』衆僧聽得，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繇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拽了拴，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衆僧，也各自迴避。

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攔將入來，喫了一交，爬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了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裏哈哈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個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爬上禪床，解下緋把，直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腳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饑哩！』扯來便喫。衆僧看見，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個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卻待下禪床。智深

把頭劈耳宋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個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敲。剗剗只顧擊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

首座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裏，佛面前推翻供桌，擲了兩條桌腳，從堂裏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桌腳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

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見長老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桌腳，叫道：『長老與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醉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攪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個且繇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個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污？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

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齋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個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裏，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

長老得了回書，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

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撻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個清淨去處，你這等做作，甚是不好。看你越趨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你，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遷，遇江而止。」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聞得魯智深去了，無一個不歡喜。

魯智深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入得城來，但見街坊熱鬧，人物喧譁，來到城中，陪個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提着鐵禪杖，跨着戒刀，背着個大包裏，先有五分鐘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唱個喏。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洒家五臺山來。本師與長老有書在此，着俺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個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割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拿在手裏。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刻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如何不早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信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

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會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卻把那炷香沒放處。知客忍不住笑，與他插在爐內，拜到三拜。知客叫住，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間備細說着魯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託上刹之故。萬望慈悲收錄，做個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

「從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扯了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云：「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個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原爲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裏安他不得，卻進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廡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唆。一個老和尚在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此人去那裏住持，倒敢管得下？」清長老道：「都寺說得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個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個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嶽廟開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澆菜蔬，誅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酒家投大剎，討個職事僧做，卻不教俺做個都寺監寺，如何教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個大職事人員。」智深道：「酒家不管菜園，殺也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個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至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個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得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們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個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哩你做個塔頭；又管了一年，好哩你做個浴主；又一年，好纔做個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酒家明日便去。」

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廡宇，內掛起唐司榜文，明日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聽了長老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個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廡宇裏來住持。

菜園左近有二三十個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廡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差一個和尚——甚麼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服我們。』數中一個道：『我有一個道理，他又不曾認得我，我們如何便去尋得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腳，翻筋斗，顛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

魯智深來到退居廡宇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個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凡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個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

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潑皮（中間有兩個爲頭的，一個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拿着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師父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耍。』

智深也卻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智深道：『你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廡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攪酒家……這廝卻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個來搶左脚，一個來搶

右脚。智深不等他上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個破落戶，驚得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個走的一個下去，兩個走的兩個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彈。只是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個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蟲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枚，撿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

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個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到這裏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伙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裏，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卻是那裏來的長老，怎的得了得相國寺裏，不會見有師父。今日我等情願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得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裏，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個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得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

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個豬，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帶坐定，那三二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裏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緣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巢，每日直

話到晚。衆人道：『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便了。』有幾個道：『我們便去。』

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個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檍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卻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四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

第五 林冲〔一〕

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圍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喫得飽了，再取果子喫酒。又喫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拳，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

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個官人，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鬚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獺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爪頭朝樣卓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扇，扇子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得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廝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得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

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裏？』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個詐見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錦兒徑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扶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

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卻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下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于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說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瞧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

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個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裏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

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早，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和他理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

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閒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個幫閒的喚作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間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開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殺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許多好姑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得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卻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樓上深閣喫酒。小開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開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兩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卻顧不得朋友交情。

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卻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裏悶，不會出去。」陸謙道：「我同兄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林兄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

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開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我們你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閑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按酒。兩個敘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何故歎氣？」林冲道：「陸兄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沈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卻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過。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孀子，兄且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

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卻在這裏！」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擗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問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桌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忙下得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人入去喫酒。」因此特奔到這裏，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扶梯上，卻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

在這裏』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石人也，告得回轉。』林冲立在扶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得是丈夫聲口，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幹開了樓窗，跳牆走了。林冲上得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廝點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

林冲擎了一把解腕尖刀，徑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卻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廝，趕着稱一兄一稱一弟，你也不來騙我，只怕不搖見高衙內也。』娘子苦勸，那裏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并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徑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奈一時不能周備。日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個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

高衙內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牆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臥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家那人，兩次不能殺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得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個商量道：『只除恁的……』一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辭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殺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一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

有計了，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的別證，卻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林冲的老婆幾時見他的？」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卻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病，你兩個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便得。」高俅道：「既如此，你明日便與我行。」

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大條漢，頭戴一頂抓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街口裏，自言自語道：「不遇識者，屈沈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港。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得軍器的。」林冲聽得說，回過頭來。那漢聽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價是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卻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中，將銀子折算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裏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中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

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的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個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得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卻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

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裏？』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廝。』說猶未了，旁邊耳房裏走出三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下去。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怎敢入來？見有兩個

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那厮不報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這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塔下。府幹將太尉言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放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負屈，小人雖是粗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卻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證。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扭來上了，推入牢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

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爲人最硬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裏道：「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放入節堂，殺害本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大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卻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奪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

膝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廿日府尹回來，降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張教頭叫酒保安排酒菓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贖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掃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耳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誤了前程。卻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冲林去得心穩，免得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避，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考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的，三年五載，養贖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彀。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拚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

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並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開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與過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誤了賢妻。」那娘子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賺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繇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娘子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暈絕在地。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只顧前程去，掙扎回來，斷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別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公人去了。

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

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裏酒保來說：「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得，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圍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卓紗背子，下面卓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

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按酒，都搬來擺了一桌。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闍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

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卻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卻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

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誤。』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個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

第六 林冲 (二)

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己，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得出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薛董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了飯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兩三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卻發；又是個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棒，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攢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的走，休聽咭咭。」薛霸一路上喃喃的，口裏埋冤叫苦，說道：「卻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個魔頭。」看看天色又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了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裹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喫。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白沸滾湯，提將來，傾在腳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腳好睡。」林冲掙的起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顧伸下腳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哎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腳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洗腳，顛倒嫌冷嫌熱，卻不是一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腳，收

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沖起來，暈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並索兒，卻是麻編的，叫林沖穿。林沖看時，腳上滿面都是燎藥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兩個公人帶了林沖出店，卻是五更天氣。

林沖走不到三二里，腳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搦將起來！』林沖道：『上下方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腳疼走不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沖，只得又挨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煙籠霧鎖，一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豬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第一個險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讎的，使用些錢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

今日這兩個公人帶林沖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裏歇一歇。』三個人奔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沖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卻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略略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沖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沖答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沖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

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林沖連手帶腳和枷緊緊的縛在樹上。同董超兩個跳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沖，說道：『不是俺要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兩個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幾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

是上司差遣，不緣自己。你須稱細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讎，近日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閒語，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來。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刀，提着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冤屈。』

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洒家覺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你斷配滄州，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卻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個撮鳥，帶你入店裏去，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廝兩個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個撮鳥，卻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洒家先投奔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廝兩個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兩個。』

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個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裏敢回話，只扯：『林教頭救俺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拾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挖了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深冲超霸四人入來坐。

下喚酒保買五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掃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裏敢再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口。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卻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

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裏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喫，遇着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染院廡宇裏新來了個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己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躲得身子乾淨。』

蘆超道：『也說的是。』

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銀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卻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

下，打得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

董超薛霸都吐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林冲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三個人到裏面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桌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睬着我，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無人敢欺負他。專招集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卻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薛霸董超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

林冲等謝了店主人出門，走了三二里，果然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那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裏乘涼。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

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恐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肚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阜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纈團胸繡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纜，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

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因爲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裏說這裏有個招賢納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奔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攔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殺禮罷。柴進說道：『小人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帶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溫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設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便如飛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道：『教頭請裏面少坐。』自家隨

卽解了弓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

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敘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沈，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抬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好。快抬一張桌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人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睬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抬頭。

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卻不躬身答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走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就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頭。』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真？」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卻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要來惹林冲使棒。

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來要林冲贏他，減那斷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卻早月上來了，焰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我若一棒打翻了他，柴大官人面上須不好看……」

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

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闖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擂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道：「這個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來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卻纔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便提起棒，卻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不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爲利物。若還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虛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

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臙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

柴進大喜，快將酒來把盞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得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慚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攔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贖發兩個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打發那挑行李的回去，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

第七 草料場

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卻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戲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卻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紋，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抬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總賴炤願！」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直一錠金子。我一

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有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

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且上本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

林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叫喚，來到廳前。管營道：「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人症候任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卻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就囑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裏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尙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開了頂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裏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繇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

時遇降冬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卻在這裏？」林冲回頭看時，卻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後來不合偷了店主

人家錢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又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與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齋發他盤纏，於路投奔人，不想今日卻在這裏撞見林冲道：『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裏？』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齋發小人，一地裏投奔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一個酒店主人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喫的人都喝采，以此賣買順當，主人家有個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個，權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裏？』林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司，刺配到這裏。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今日在此見你。』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婦二人正沒個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個。』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裏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夜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裏與林冲喫。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敬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

忽一日，李小二正在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個人閃將進來，酒店裏坐下，隨後又一人閃入來，看時，前面那個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個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可要喫酒？』只見那個人將出一兩銀子與李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裏請管營，差撥兩個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個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營家裏，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裏，只見那個官人和管營，差撥兩個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個攬

檢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燙酒。約計喫過數十杯，再討了按酒，鋪放桌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燙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個人來得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個入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撥口裏吶出一句「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礙？——我自在前理會，你且去開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個性急的人，摸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得他來看，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得是。』便入去聽了一個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個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去伴當懷裏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裏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裏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他性命。」正說之時，開子裏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裏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喫了半個時辰，算還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着頭也去了。

轉背不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裏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二卻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說話。』林冲問道：『甚麼要緊的事？』李小二請林冲到裏面坐下，說道：『卻纔有個東京來的尷尬人，在我這裏請管營差撥，喫了半日酒。差撥口裏吶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二心下疑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辰，他卻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那兩個把一包金銀遞與管營差撥，又喫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疑，只怕在恩人身上有些妨礙。』

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鬚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

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敢來這裏害我！你要擄着我，只教他首肯爲泥！』李小二道：『只要提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云：『喫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裏去尋。李小二夫妻兩個捏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林冲次日天明起來，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裏，都沒動靜；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裏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抬舉得你。此間東門外十五里有座大軍草料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有些管例錢取覓。原是一個老軍看管。如今我抬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你在那裏尋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裏交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徑到李小二家，對他夫妻兩個說道：『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料場管事，卻如何？』李小二道：『這個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裏收草料時有些管例錢鈔，往嘗不使錢時，不能發這差使。』林冲道：『卻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甚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正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在家裏安排幾杯酒請林冲喫了。

林冲自到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鎗，與差撥一同辭了管營。兩個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卻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林冲和差撥兩個在路上，又沒買酒喫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牆，兩扇大門，推開看裏面時，七八間草屋做着倉廩，四下裏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裏，只見那老軍在裏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

在那裏，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個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喫時，只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二三里便
有市井。』老軍自相差撥回營裏來。

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牀上生些燄火起來；屋後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
時，四下裏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
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卻纔老軍所說，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
裏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鎗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
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鎗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

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箒兒在
露天裏。林冲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冲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
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原來如此。』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
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冲喫。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
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着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着朔風回來。看
那雪到晚越下得緊了。

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
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裏，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搬開破壁子，探半身入
去，摸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牀上摸時，只摸得一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
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個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裏宿一夜，
等到天明，卻作理會。』把被捲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裏來。入得廟門，再把門掩上。

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撥將過來靠了門，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圍着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紗放開，先取下氈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蓋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溼了，和氈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蓋了半截下身，卻把葫蘆冷酒提來慢慢地喫，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喫時，只聽得外面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當時林冲便拿了花鎗，卻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外面有人說將話來。

林冲就伏門邊聽時，是三個人脚步響，直奔廟裏來，用手推門，卻被石頭靠住了，再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個道：『這一條計好麼？』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裏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得推故了。』一個道：『林冲今番直喫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個道：『張教頭那厮三四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婿沒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個央挽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個道：『小人直爬入牆裏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待走那裏去。』那一個道：『這早晚燒個八分過了。』又聽得一個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我們回城裏去罷。』一個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事。』林冲聽那三個人時，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虞候，一個是富安，自思道：『大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厮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挺着花鎗，左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裏去！』三個人都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脰察的一鎗，先搠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又搠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卻纔行得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奸賊你待那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把鎗搠在地裏，用

腳踏住胸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攔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麼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喫我一刀！」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厮原來也恁的歹，且喫我一刀！」林冲已殺了富安、陸謙和差撥，再穿了白布衫，繫了搭膊，把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裏冷酒都喫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不要提了鎗，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人家都拿了水桶、鈎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去救應，我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

那雪越下得猛，林冲投東去了兩個更次，身上單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裏看時，雖得草料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裏透火光出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個老莊客，周圍坐着四五個小莊家，向火地爐裏面焙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軍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溼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莊客道：「你自烘便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溼衣服，略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個甕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喫。」老莊客道：「我每夜輪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個喫尚且不發，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兩碗與小人禦寒。」老莊客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喫，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喫，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弔在這裏！」林冲怒道：「這厮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塊焙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一排，又把鎗去火爐裏只一攪，那老莊家的鬚鬚烙烙的燒着，衆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莊家先走了，莊客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趕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喫酒！」土坑上卻有兩個椰瓢，取一個下來，傾那燒酒來喫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踉踉跄跄，捉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

那山澗邊倒了，那裏掙得起來。

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拽棒，都奔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卻尋着蹤跡，趕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裏，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齊上，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趁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一個去處來。只見一個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官人未起，衆人且把這廝高吊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個大莊院。林冲大叫道：「甚麼人敢弔我在這裏？」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個被燒了鬚髮的老莊客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衆莊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辯處。」只見一個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朦朧地見個官人背叉着手，行將出來，至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麼人？」衆莊客答道：「昨夜捉得個偷米賊人。」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裏？」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小旌風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恥辱？」林冲道：「一言難盡！」

兩個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裏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卻再商量。」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請去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

滄州牢城營裏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放火延燒大軍草料場。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

林冲在柴大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針氈。俟候柴進回莊，林冲便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

司追捕甚緊，排家搜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不死，當效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個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周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個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圍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個好漢在那裏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個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彌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裏躲避，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嘗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裏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個軍官在那裏擧簡，把住道口。兄長必由從那裏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有個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關去等。柴進卻備了三二十四馬，帶了弓箭旗鎗，駕了鷹鷂，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卻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關外。

把關軍官坐在關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卻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熟識。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關。」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卻見先去的莊客在那裏等候。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卻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氈笠，背上包裹，提了袞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

第八 梁山泊

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見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顧走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望見枕溪岸湖一個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林冲奔入那酒店裏來，揭開蘆簾，拂身入去，倒側身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上，倚了袞刀，解放包裹，抬了甌笠，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個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個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桌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雞。』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個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喫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個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喫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穿靴，身材長大，相貌魁宏，雙拳骨臉，三叉黃鬚，只把頭來仰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喫碗酒。』酒保喫了一碗。林冲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時，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裏。』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裏去尋船隻？』林冲道：『我多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卻是沒討處。』林冲尋思道：『這般卻怎的好……』又喫了幾碗酒，悶上心來，驀然想起：『我先在京師做教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喫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裏，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因感傷懷，問酒保借筆硯來，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道：

仗義是林冲，爲人最朴忠。江湖馳譽望，京國顯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類轉蓬。他年若得志，威鎮泰山東。

撇下筆再取酒來正飲之間，只見那個穿皮襖的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劈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卻在這裏見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卻是要怎地？』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豹子頭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真個要拿我？』那漢笑道：『我卻拿你做甚麼？』便邀到後面一個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卻纔見兄長只願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裏是強人山寨，你待要去做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裏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個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小旋風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嘗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不得筭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齎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

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泰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裏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裏報知，但是孤單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裏，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煎油點燈，卻纔見兄長只願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會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相待。

兩個在水亭上喫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穀船來渡過去？』朱貴道：『這裏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更卻請起來同往。』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起林冲來，洗漱罷，再取三五杯酒相待，喫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到水亭上把牕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觀着對港敗蘆葦，裏面射將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裏的號箭，少頃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裏三五個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徑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裏去，奔金沙灘來。到得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個好漢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船搖到小港裏去了。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裏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過來，見座大關，關前擺着鎗刀劍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擗木砲石。小嘍囉先去報知。

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團圍定，中間裏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一個好漢，正是白衣秀士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交椅坐着雲裏金剛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偌了。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綽號豹子頭，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裏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

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朱貴坐了第五位；一面叫小嘍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然尋思道：『我卻是個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裏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

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卻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卻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重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喫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身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做寨人夥，爭奈小寨糧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誤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笑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覆，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詭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贖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裏是個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

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糧食雖少，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水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卻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一本事的，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山寨中那爭他一個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會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卻，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裏做個頭領，也好。不然見得我們無義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

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卻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當夜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行李，小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

來，喫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袞刀，叫一個小嘍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在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單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嘍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答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時，也難在這裏了。』林冲再不敢答應，心內自己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喫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喫了早飯，拿了袞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個過渡，來到林子裏等候，並不見一個客人過往。伏到午牌時候，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又不敢動手，看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如何是好？』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渡回。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應答，只歎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有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

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仰天長嘆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落到此，天地也不容我，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飯食喫了，打拴那包裹，撇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袞刀，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個來到山下東路，林子裏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袞刀，對小嘍囉道：『眼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往別處去尋個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袞刀桿剪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趕將去，那裏趕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來了三日，甫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喫他走了。』小校道：『雖

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喽囉先把擔兒挑出林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裏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倒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緞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纜；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氈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抓角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裏去了！」林冲正沒好氣，那裏答應，圓睜怪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鬪那個大漢。此時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往一來，鬪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個又鬪了十數合。

正鬪到分際，只見山高處叫道：「兩位好漢，不要鬪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卻是白衣秀士王倫和杜遷宋萬並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船渡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個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青面漢，你卻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蓋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河裏，遭風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的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打從這裏經過，雇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洒家，如何？」王倫道：「你莫是綽號喚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喫三盃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強似請喫酒。」王倫道：「制使，

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教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

酒至數盃，王倫心裏想道：「若留林冲實形容得我們不濟，不如我做個人情，並留了楊志，與他作敵。」因指著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那廝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裏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這裏，卻纔制使要上東京勾當，不是王倫糾合制使小可兀自棄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得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廝見掌軍權，他如何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喫酒肉，同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答道：「重蒙衆頭領如此帶攆，只是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居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會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裏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逼勒入夥？且請寬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喫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廝，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叫小廝囉渡河，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

第九 東溪村密謀

山東濟州鄆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並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匹坐馬，弓手二十個，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步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武藝。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鬚髯，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二三丈闊澗。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房，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

那朱全雷橫兩個專管擒拿盜賊。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人上廳來，聲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盜賊聚衆打劫，拒敵官軍，亦恐各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勦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裏呈納，方表你們會巡到那裏。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定行書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朱全引入西門，自去巡捕。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繞村巡察。遍地裏走了一遭，回來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關。雷橫道：『這殿裏又沒有廟祝，殿

門不關，莫不有歹人在裏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將入來，只見供桌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上，胸胸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卻待要掙扎，被二十個士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

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時，又將銀兩齎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聚在溪裏，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趕過東溪村來，那時晁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裏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晁蓋獨霸在那村坊，江湖都聞他名字。那早雷橫並士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裏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蓋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士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裏。雷橫自引了十數個爲頭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蓋起身接待，動問道：「部頭有甚公幹到這裏？」雷橫答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全兩個引了部下士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盜賊，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逕到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蓋道：「這個何妨？」一面叫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喫。晁蓋動問道：「敵莊會拿得個把小賊麼？」雷橫道：「卻纔前而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裏，我看那斷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裏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叫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官問時，保正好答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裏。」晁蓋聽了，記在心，稱謝道：「多虧部頭見報。」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說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

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裏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裏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菓品，按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衆人喫。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裏管待，大盤肉大碗酒，只管叫衆人喫。

晁蓋一頭相待雷橫飲酒，一而自肚裏尋思：『村中有甚麼小賊喫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喫

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裏一個主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主管陪待着雷橫喫酒。晁蓋卻去裏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士兵都去喫酒，沒一個在外面。晁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裏？』莊客道：『在門房裏關着。』晁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裏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魃魃毛腿，赤着一雙脚。晁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晁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裏人？我村中不會見有你。』那漢道：『小人遠鄉客人來這裏投奔一個黑黃毛。』人卻把我拿來做賊，我須有分辯處。』晁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奔誰？』那漢道：『我來這村中投奔一個好人。』漢道：『這好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卻尋他有甚麼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要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卻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裏，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攜則個。』

當時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多多相擾，理甚不當。』兩個又喫了數盃酒，只見窗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中畫卯。』晁蓋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卻得再來拜望，將保正免送。』晁蓋道：『卻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士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喫得飽了，各自拿了鎗棒，便去門房裏

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蓋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厮便是靈官殿裏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蓋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厮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

衆人喫了一驚，雷橫便問晁蓋道：『這人是誰？如何卻認得保正？』晁蓋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這厮如何在廟裏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裏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厮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個本京客人來這裏販賣，向後再不會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厮不成器，如何卻在這裏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鬢邊有一搭硃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蓋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卻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會做賊。』晁蓋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裏？』奪過士兵手裏棍棒，劈頭劈臉便打。雷橫並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喫了一杯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裏睡，得醒了，卻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緣，將我拿了，卻不會做賊。』晁蓋拿出棍來又要打口裏罵道：『畜生！你卻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睡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喫，辱沒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會做賊，我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裏睡得蹺蹺，亦且面生，又不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裏。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喚士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士兵登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草堂裏來。晁蓋取出十兩花銀，送與雷橫，說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卻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士兵，再送出莊門外。

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卻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戴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鬢邊有這搭硃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廟裏，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會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肯說這話。——這裏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膽對哥哥說。』晁蓋道：『這裏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梁世傑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蔡京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裏，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趕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便可商議個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頗也學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棄，時情願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旣來這裏，想你喫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裏將息少歇，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裏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

且說劉唐在房裏尋思道：『我着甚來，蘇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耐雷橫那廝平白地要陷我做賊，把我吊這一夜，想那廝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趕上去，齊打翻了那廝們，卻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趕來。此時天色已明，卻早見雷橫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趕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頭不要走！』雷橫喫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着朴刀趕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裏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廝趕

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剗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卻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舅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謊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詐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晁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見個輸贏！」撚着朴刀，直奔雷橫。雷橫見劉唐趕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去迎。兩個就在大路上廝併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土兵見雷橫贏劉唐不得，卻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鑾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青目秀，面白鬚長。這人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手提銅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裏，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卻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請我們喫了酒，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趕到這裏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膽麼？」

吳用尋思道：「晁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議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個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等……必有些蹊蹺……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卻再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卻來討了，也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道：「秀才你不省得，這個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正自來取，便還他，卻不還你！」劉唐道：「你冤屈人做賊，詐了銀

子，怎的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你不還，只除問得手裏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鬪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鬪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士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撈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趕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畫腳也趕攏來。兩個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裏面勸，那裏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裏千賊萬賊價罵，挺朴刀正待要鬪。只見衆士兵指道：『保正來了！』

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趕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笑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鬪。』晁蓋趕得氣喘，問道：『怎的趕來這裏鬪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趕來問我取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鬪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人也知那廝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說罷，作別自去。

吳用對晁蓋說道：『不是保正自來，幾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籬笆裏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鬪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來，問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曾見有。』晁蓋道：『卻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欲使人來，只是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了。只見牧童報說：『一個大漢擎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回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裏，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同晁蓋劉唐到晁家莊上。晁蓋徑邀進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此人江湖上好漢，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奔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裏，卻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

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裏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此一件事，若何？」吳用笑道：「小生見劉兄趕得來，蹣跚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卻好，只是一件人多，做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鬧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

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這三個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道：「這三個卻是甚麼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人是弟兄三個，在濟州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嘗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裏做私商勾當，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個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個是親兄弟，小生舊日在那裏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個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真有義氣，是個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好兩年，不會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裏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己去那裏，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答道：「事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裏。」晁蓋道：「最好。」當時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喫。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過，只不知一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辛苦，連夜入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卻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同來，那時卻教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

第十三回 阮

當日喫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喫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草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家來。來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船，疎籬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草房。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腳，出來見了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喫三杯，卻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正欲要和二郎喫三杯。』阮小二道：『隔湖有幾處酒店，我們就在船裏蕩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個來到泊岸邊，枯椿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着吳用下船去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樺楸，只顧蕩早蕩將開去，望湖泊裏來。

正蕩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船來。那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個棋子布背心，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隻船蕩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七道：『教授恕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

『一同和二哥去喫杯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喫杯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船廝跟着在湖泊裏不多時，划到個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草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叉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卻纔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船划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船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卻不晦氣——莫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了。』

兩隻船廝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划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見，但見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鬢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鬪鬚，一個豹子來裏面，厲扎起袴子上，而鬪着一條間道，棋子在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卻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裏尋你。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喫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小船，跳在船裏，捉了樺楫，只一划，三隻船廝並着划了一歇，三隻船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船都覆了，扶吳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裏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桌凳。阮小二便道：『先生，你怪我三個弟兄粗俗，請教授上坐。』吳用道：『卻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

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酒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致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到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喫了幾塊，便喫不得了。那三個狼

餐虎食，喫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兄弟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算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卻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彀，須要等得幾日纔得。我的船裏有一桶小活魚，就帶來喫些。』阮小七便去船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喫些個。』

四個又喫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裏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裏卻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卻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裏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須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壺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雞，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裏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沒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喫了，卻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

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壺酒，借個大甕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了酒店，再下了船，把酒肉都放在船艙裏，解了纜索，逕划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船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來。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會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廚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

上。

吳用勸他弟兄們喫了幾杯，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裏偌大一個去處，卻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裏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裏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不去打些？』阮小二歎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饭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偌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卻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裏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卻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裏並不會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落第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揆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裏打魚。如今泊子裏把住了，絕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彈，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到先把好百姓家養的豬羊雞鵝盡都喫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裏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屎尿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

吳用道：『恁地時，那厮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紬錦，成甕喫酒，大塊喫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阮小七說道：『人生一世，草生

「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了，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塗，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若能殺見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又勸他三個喫了兩巡酒，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得他們，那裏去請賞也？」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裏搵籌，卻不是好？」阮小二道：「老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嘔盡他的氣，王倫那斷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

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州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麼？」吳用道：「正是此人。」阮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會到那裏，因此不能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這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裏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卻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卻去壞他的道路，須喫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

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晁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一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幫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額頭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

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裏，不是我壞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卽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搔着我癢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卽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到晁天王莊上去。」

阮家三弟兄大喜。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喫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史學，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下，晁蓋和劉唐在那裏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弟兄，直到槐樹前，兩下都斷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裏說話。」六人俱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豬羊，安排燒紙。阮氏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教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喫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香花燈燭，擺了夜來煮的豬羊燒紙。衆人見晁蓋如此志誠，盡皆歡喜，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卻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誅地滅，神明鑒察。」六人多說誓了，燒化

六籌好漢正在堂後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我管待客人在此喫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一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喫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卻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辰，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嚇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一頭打，一頭口裏說道：「不識好人！」晁蓋見了，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晁保正，無非是投齋化緣，他已與了你米，何故噴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食錢米而來，我覷得十萬貫如同等閒，特地來尋保正，有句話說，『巨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晁蓋道：「你可曾認得晁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晁蓋道：「小子便是，先生有甚話說？」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首。」晁蓋道：「先生少禮，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人入莊裏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

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喫茶已罷。那先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開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

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貧道是蘄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爲因學得一家道術，善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 晁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受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

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關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那人卻是智多星 吳學究。晁蓋笑道：「教授你取笑，且請相見。」兩個敘禮罷，吳學究道：「江湖上久聞人說入雲龍 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 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人多曾說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卻在保正莊上得會。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個相識在裏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相見。」三個人入到裏面，就與劉唐 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窮主人，怎敢占上。」吳學究道：「保正哥哥年長，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了第六位。阮小七坐了第七位。卻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備酒肴，衆人飲酌。

吳用道：「前日所說史劉兄去探聽路程，從那裏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他來的路數了，只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 白勝，也曾來投奔我，我曾齎助他盤纏。」吳用道：「只這個白勝，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卻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

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攬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

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裏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喫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卻。」三阮那裏肯受。吳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三阮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公孫勝、劉唐在莊上。吳學究常來議事。

第十一 智取生辰綱

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日便可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塔下道：「你常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誤？」梁中書看塔下那人時，卻是青面獸楊志。那楊志自從離了梁山泊取路到東京，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役。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中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卻被高太尉把文書一筆都批倒，將楊志趕出殿帥府來。楊志在客店裏住了幾日，盤纏都使盡了，便把那祖上留下來的寶刀，拿去街上貨賣，不期被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那口刀。楊志一時性起，將那牛二殺了，因此犯罪遠配北京大名府留守使充軍。那大名府留守梁中書，原在東京也曾認得楊志，當下看了開封府公文，備問情由，便把楊志當廳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梁中書有心要擡舉楊志，就叫他在府裏做一個管軍提轄使。梁中書躊躇，便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擡舉你處。」楊志叉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託，其實去不得。」

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支詞，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劫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蓋山、黃泥崗、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劫？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一萬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廝，禁軍卻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卻打扮做客人的悄悄連夜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得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

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俟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廝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都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繇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廝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鬻拗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答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

井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晚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鬻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裏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廝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付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喫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東京進發。

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晴明得好，只是酷熱難行。楊志一心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上趲行。白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端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人家漸少，行路又稀，一站站都是山路。楊志卻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廝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子，便要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重則藤條便打，逼趕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便喊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卻在背後也慢慢的地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趁早涼走，如今恁地正熱裏要行，正是好歹不均。』楊志道：『你這般說話，卻似放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慳，慳去處，若不日裏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口裏不言，肚中尋思：『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拿着藤條，自去趕那擔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候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般會做大。』老都管道：『須是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鬻拗。」因此我

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耐他。兩個虞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又道：『且耐他一耐。』

當日行到中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裏歇了。那十一個廂禁軍兩汗通流，都歎氣吹噓，對老都管說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被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揀早涼行動，不動老丈藤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恨，也到東京時我自賞你。』那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恨。』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起來，都要乘涼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裏去！且睡了，卻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裏熱時走不得，卻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拏了藤條要打，衆軍忍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飯，走一路上趕打着，不許投涼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裏喃喃地怨恨，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搬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自惱他。

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個不怨恨楊志。當日客店裏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喫了早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其實十分大熱，當日行的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卻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裏無半點雲彩，其實那熱不可當。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裏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腳疼，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卻再理會。』

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十岡子，一行十五人奔土岡子來，歇下擔仗，那十四人都去松林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這也還是甚麼去處，你們卻在這裏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剗做我七八段也是去不得了。』

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摔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下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端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道這裏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裏兀自出來劫人。休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裏停脚？』兩個虞候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些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略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裏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涼？』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趕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喫他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辯。』楊志罵道：『這畜生不斃死俺，只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又打去。

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住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府裏做嬾公時，門上軍漢見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啞連聲不是我口淺，量你是個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憐，擡舉你做個提轄，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願把他們打，是何看待？』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裏人，生長在相府裏，那裏知道路途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會見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這話，該剗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楊志卻待要回言，只見對面松林裏影着一個人，在那裏舒頭探腦，價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朴刀，趕入松林裏，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貨？』趕來看時，只見松林裏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六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裏乘涼，一個鬚邊老大一搭硃砂記，拿着一條朴刀。見楊志趕入來，七個人齊叫一聲：『阿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

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裏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裏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七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裏經過，聽得多人說這裏黃泥岡上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說道：『我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貨，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裏歇一歇，待晚涼了行，只聽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使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卻纔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趕來看一看。』那七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朴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坐着道：『既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別了臉對衆軍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了，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

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裏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裏頭歇下擔桶，坐地乘涼。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什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裏去？』那漢子道：『挑出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喫，也解暑氣。』正在那裏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碗酒喫。』楊志調過朴刀桿，便打罵道：『你們不得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喫，好大胆。』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喫，干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

得甚麼到來只顧喫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要與你喫，——卻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

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裏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裏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喫，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裏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呸！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正想酒來解渴，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喫。』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會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裏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是——又沒碗瓢舀喫。』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裏。』

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捧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喫，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喫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會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了一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饒我們一瓢喫。』那漢道：『饒不得，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兜了一瓢，拿上便喫。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趕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出來，手裏拿一個瓢，便來桶裏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劈手奪住，望桶裏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裏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唆！』

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都待要喫。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棗子的

一擔金珠寶貝都裝在車子內，遮蓋好了，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去了。楊志口裏只是叫苦，軟了身體，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得。

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卻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白勝。卻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喫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兜了半瓢喫，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裏取出藥來，抖在瓢裏，只做走來饒他酒喫，把瓢去兜時，藥已攪在酒裏，假意兜半瓢喫。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裏。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

原來楊志喫的酒少，便醒得快，爬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楊志憤悶道：『不爭你把我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梁中書……這纔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因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裏去？』不如就這岡子上尋個死處。『擦衣破步，望着黃泥岡下，便想跳下去，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時，卻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掛了腰刀，過圍石，別無物件，楊志歎了口氣，一直下岡子去了。

第十二 黃泥岡事發

那押生辰綱老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午住，趕回北京，到得梁中書府，直至廳前，一齊都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說這人是膽忘恩的賊！自離此間五七日後，行得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裏歇涼，不想楊志和七個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卻叫一個漢子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喫，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縋縛衆人。楊志和那七個賊人卻把生辰綱財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呈告了留兩個虞候在那裏隨衙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趕回，來告知恩相。』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道。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膽大，去年將我女婿送來的禮物打劫去了，至今未獲，今年又來無禮，如何干罷！』隨卽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齎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

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裏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得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況，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蹤跡，前日留守司又』

差人行割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府回話。」府尊道：「小人是太師府裏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特差來這裏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到本府，只就州衙裏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粟子的并賣酒一人，在逃軍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太師府裏去，性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裏行來的鈞帖。」府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階下一人聲喏，立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部緝捕使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去了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答道：「稟復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木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蹤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於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裏，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投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於我！先把你這廝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

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裏，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鉤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閒常時都在這房裏賺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得？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劫了他的財寶，自去山寨裏快活，如何拿得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五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裏，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嘴臉？」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

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覆道：「未見次第，不曾獲得。」府尹將我臉上刺下一「逃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卻是怎地如何得了？」

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卻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廚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廚下坐了。嫂嫂安排些酒肉菜蔬，燙幾杯酒，請何清喫。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到底是我親哥哥，便叫我一處喫盞酒，有甚麼辱沒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裏自過活不得哩！」何清道：「哥哥每日起了大錢大物，那裏去了做兄弟的？又不來，有甚麼過活不得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身時，便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喫府尹刺了臉上「逃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喫酒，我卻已安排些酒食與你喫，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得！」何清道：「我也諷諷地聽得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裏地面上？」阿嫂道：「只聽得說黃泥岡上。」何清道：「卻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方纔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既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卻問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班兒好酒肉兄弟，閒常不睬的是親兄弟，今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教兄弟閒常捱得幾杯酒喫，今日這夥小賊倒有個商量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親哥臨危之際，兄弟或者有個道理救他。」

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喫兩杯。

那婦人聽了這話，只得踉蹌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請兄弟到面前。何濤陪着老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何能救得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冷。我只我日常的好處，你記我開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別有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管下三二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氣力量一個兄弟，怎救得哥哥？」何濤道：「兄弟，休說他們，你話眼裏有些門路，休要把與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自有補報你處。」——正說，他怎地心寬？」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嘔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至急處，兄弟自來出些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兄弟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干人，天來大事，你卻說小賊！」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喫哥哥多少打罵，我是怕哥哥不敢和他爭涉，開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

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桌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銀子收了。日後捕得賊人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一急來抱佛脚，開時不燒香，一我若要哥哥銀子時，便是兄弟勸措哥哥了，快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哥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哥哥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哥，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卻。我且問你，這夥賊卻在那裏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裏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裏？」何清道：「哥哥只莫管，我自都有在這裏便了。哥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何濤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的，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還有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裏？」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個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說怎的寫在上

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息，須要問他：『那裏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察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

『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卻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我？我先曾跟一個賭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個三髯鬚白淨面皮的拾將過來答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裏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裏去？』那人應道：『有擔醋將去村裏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裏。後來聽得沸沸揚揚的說道：『黃泥岡上一夥的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卻是兀誰。如今只拿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何遜到州衙裏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落？』何濤稟道：『略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奔到白勝家裏，卻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白勝在牀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卻說道：『害熱病不會得汗。從牀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寤。』白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裏肯認，把那婦人綑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趕回濟州城裏來，卻好五更天明時分，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綑了。

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得皮破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賊首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厮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頓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一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而二十斤死囚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裏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同何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并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裏，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奔鄆城縣衙門前來。

當下已牌時分，卻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裏坐下，喫茶相，喫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喫飯了。』未幾，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裏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裏走出一個押司來，那人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母親早喪，下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周全人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關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卻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打扮，慌忙答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裏面喫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人到茶坊裏坐定，伴當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答道：「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濤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便是一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安敢占上。」宋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道：「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喫了茶。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來皆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的，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是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劫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贓。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太師處着落，便是觀察白齋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

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滔天大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內自慌，卻答應道：「晁蓋這廝，竊頭殺戶，本縣內上下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晁中提籃，手到拿來。一只是一件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己當廳投下，本官看了，便可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攬開這件公事？非是小可，不當輕

洩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太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倦怠了少歇。觀察略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略到寒舍分撥了些事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小弟只在此專等。」

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鬥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堂時，便可去茶坊裏安撫那公人道：「押觀穩便。」叫他略待一待。卻自槽上披了馬，牽出後門外去，袖了鞭子，慌忙的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撥喇喇的望東溪村攢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裏報知。

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喫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後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見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一個暗搗了晁蓋手，便投個邊小房裏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濟州府差一個何緝捕帶着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並本州文書來拿我等七人，說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裏，我只推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馬而來，報道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便待甚麼？我回去引他當應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夜下來。你們不可就攔，倘有些疎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來救你。」

晁蓋聽罷，吃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話，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裏賣，弟且見他一面。」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蘄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

宋江略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來了。

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那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卻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哩！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道：『莫不走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捉在濟州府大牢裏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七個，虧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裏候，他飛馬先來報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我們，卻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裏，這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卻不會得會。盡是住居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心腹相交，結義兄弟。吳先生不會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

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危急，卻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晁蓋道：『卻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卻是走那裏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裏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奔石碣村三阮家裏去。今急遣一人先與他弟兄說知。』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裏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裏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趕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極是上策，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夥了。』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卻來早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

吳用劉唐把那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莊客一發喫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礮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齋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願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

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裏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卻被村裏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耽擱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裏。」兩個入得衙門來，正值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實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案邊，叫左右掛上迴避牌，低聲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

知縣接着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自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並兩個都頭，一個姓朱，名全，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全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並士兵一百餘人，就同何觀察並兩個虞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朴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奔東溪村晁家來，到得東溪村裏，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

朱全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前後有兩條路，若是一齊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闖去打後門，他奔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人，必須也不是善良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卻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廝們亂攆，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唿哨響爲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

個，見兩個捉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去截住後門。』朱全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閒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裏，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這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全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夠了。』

朱全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幫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二十個火把，擎着攬叉、朴刀，留客住鈎鐮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裏一縷火起，從中堂燒將起來，湧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不到十數步，只見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焰騰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挺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着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裏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全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打後門，卻被朱全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

朱全那時到莊後時，兀自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裏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吶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吾者生！』朱全在黑影裏叫道：『保正快走！朱全在這裏等你多時。』晁蓋那裏聽得說，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全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晁蓋卻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全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趕捉賊人！』雷橫聽得，轉身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投去趕。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得人。朱全搬了土兵，挺着刀去趕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裏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甚麼？我須沒歹處。』朱全見後面沒有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

打你前門我在後面等你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

朱全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全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而走，我自使轉他去。」朱全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上兵衆人趕去。朱全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卻如防送的相似。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全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士兵隨後趕來，向前扶起。朱全道：「黑影裏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裏，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奈何？」朱全道：「非是小人不趕，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士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士兵去趕。衆士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兀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趕了一回轉來道：「黑地裏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趕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全和晁蓋最好多放，是放了他去，我卻不見了人情。」回來說道：「那裏趕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

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趕了一夜，不曾拏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去，解將郟城縣裏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拏得幾家鄰舍。」知縣把一干拿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居住，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時常有擗槍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告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裏。」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客當廳勘問。那莊客初時抵賴，喫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來商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真先生，又有一個

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卻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得說道：「他姓阮，在石碣村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一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把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周全那一千鄰舍保放回家聽候。

第十三 火併

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直府尹陸應何濤引了衆人到廳前，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把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恁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在那裏？』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村湖裏住。』知府道：『還有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人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裏。』隨既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只拿了姓阮三個更有頭腦。』

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裏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溝，緊靠著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裏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泊，週圍盡是深港水汶，蘆葦草蕩，開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強人在裏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裏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簡，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簡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奔石碣村來。

是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卻來接應。

到家。七個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裏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裏，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

大家正在那裏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漁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裏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趕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裏去死，小半都搗殺他。」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船裏，逕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船，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船裏。吳用、劉唐各押著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船，先到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船，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船去了。

何濤并捕盜巡簡帶領官兵，前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船，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下船裏進發。岸上的騎馬船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吶喊，人兵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房，裏面只有些粗重家伙。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裏住，非船不能去。」何濤與巡簡商議道：「這湖泊裏港汊又多，路徑甚雜，抑且水蕩陂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路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窺計。我們把馬匹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裏，一發都下船裏去。」

當時捕盜巡簡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船。那時捉的船非止百十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漁莊上來。行不十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唱歌。衆人且住了船，聽時，那歌道：

打漁一世夢，注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賊官枉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喫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掉一隻小船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

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直如此大膽，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卻不是來捋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樵楸，翻筋斗鑽下水裏去。衆人趕來跟前，拿個空。

又撐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唿哨。號人把船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掉着一隻船來。船頭上立着二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篋衣，手裏撚着條筆管鎗，口裏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簡首，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又喫一驚，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併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了！』阮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船便使轉來。望小港裏串著走，衆人拈命喊，趕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船的，飛也似搖著橈口裏打著唿哨，串著小港汊中，只顧走。衆官兵趕來，趕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船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卻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住的人，說道：『小人們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裏有許多去處。』何濤便教划著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做公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划兩隻船去探路。這幾個做公的划了兩隻船，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卻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著一隻船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

天色又看看晚了，何濤思想：『在此不著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船，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槳起五六把樵楫，何濤坐在船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裏蕩將去。那時已是日沒沉西，划

得船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著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裏是甚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裏莊家。這裏喚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會見兩隻船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裏廝打。」何濤道：「離這裏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船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攏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裏去。何濤見了，吃了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卻待奔上岸，只見那隻船忽地搶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通地倒擗下水裏去。這幾個船裏的，卻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趕將上船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

這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綁了。看水底下這人卻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著何濤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只愛殺人放火，最你這廝直得甚麼！你如何大膽，特地引著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命差遣，概不認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兄弟道：「且把他來，細做個一椶子，一撇在船艙裏。」把那幾個屍首都擯去水裏去了。個個唵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出來。

這捕盜巡領著官兵，都在那船裏，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他去了許多時不見回報。」那時正是初更左右，衆人都在船上歇涼，只聽得後面唵哨響，迎著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光來。衆人道：「今番卻休了！」原來都是一叢小船，兩隻價幫住，上面滿滿堆著蘆葦柴草，刮刮雜雜燒著，乘著順風直衝將來。那百十來隻官船屯塞做一塊，港汊又狹，又沒迴避處，那頭等大船也有十數隻，卻被他火船推來，鑽在大

船隊裏一燒。上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著船燒將來，燒得大船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奔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都奔爛泥裏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搖著船，船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裏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劍口裏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裏慌做一堆。

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著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裏明晃晃拿著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著四五個打魚的，手裏也明晃晃拿著飛魚鉤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擱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擱死在爛泥裏。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公孫勝，五位好漢引著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擱死在蘆葦蕩裏。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細做稜子也似，丟在船艙裏。阮小二指著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蠢蟲，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卻要你回去對那濟州府管事的賊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裏借糧，他也休要來找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蔡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時，我也擱他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籠，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做夢。這裏沒大路，我著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船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裏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喫你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證。』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紅淋漓，插了刀，解了膝膊，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

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船，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裏，相尋著吳用、劉唐船隻，合做一處。吳用問起拒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

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只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寫衆豪傑入夥姓名人數，先付與小嘍囉齎了，教去寨裏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裏來。行了多時，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鑼鑼鳴。晁蓋看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划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

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修並打魚的人在此等候。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山寨。』晁蓋道：『晁某是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粗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棄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山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上，王倫再三讓讓晁蓋一行人上階。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喚階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單說山寨裏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己沉吟，虛作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服侍。

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裏去安身？不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

長不見他早開席上與兄長說話倒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捕，放了何濤，院氏三雄如此豪傑，他倒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心裏好生不然——若是他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粗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冲看王倫答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氣，頻頻把眼瞅這王倫心內自己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盼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略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當夜七人安歇了。

次日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裏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承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用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領錯愛之心，顧盼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裏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誤，雖然今日能般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直立，又不能報得此讎，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麼？」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能般會他一面也好？」

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

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與頭領坐。此天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的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奔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只爲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嫉妬賢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關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斷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斷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意。」吳用便道：「頭領爲新弟兄面上，倒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說甚弟兄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

沒多時，只見小叻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裏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叻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用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難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邀請。晁蓋和衆頭領各各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卻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叻囉擡了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裏來，直到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

好漢 吳用公勝孫劉唐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噴囉輪番把盞。

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在椅上，把眼瞅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噴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裏放著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敵山小寨是一汪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笑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卻？非是敵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糧少房稀，恐日後誤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

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糧少房稀，今日晁兄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熱趕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裏藏刀，言清行濁之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卻不是反失上下？』林冲大罵道：『量你是個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辦了船隻，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刀來，搭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鬚鬚一摸，晁蓋劉唐使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便假意扯林冲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勝孫使兩邊道：『休爲我等壞了大義。』阮小二去幫住，杓邊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幫住，朱貴嚇得小噴囉們目瞪口呆。

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裏，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闖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尙且許多推卻！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用，你也無大量大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幫着，那裏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卻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裏！』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兇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即時拿住王倫，又罵了一頓，去心窩裏只一刀，脰察地搨倒在亭上。晁蓋見搨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疾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裏，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轡！』

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裏拽過一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卻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已，弟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麼？』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

林冲說道：『我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妒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膽氣，焉敢拒敵官軍，他日剪除君側元兇首惡，今有晁兄仗義疎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麼？』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賓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使來占上。』林冲拓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不必推卻，若有不從，卽以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叫衆人就於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廝囉去大寨裏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裏聚義。

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裏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粗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不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未見經綸濟世之才，雖曾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豈可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卻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那個及得？』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晁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滴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晁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晁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杜遷宋萬那裏肯坐，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

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參拜了，分立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先生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兩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頭目。當下推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喫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廩，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隱備。

一日，林冲見晁蓋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

訴與晁蓋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心術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蓋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要教人下山去，星夜取上山來，多少是好。』林冲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去了。不過兩個月，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聞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爲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真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悵然嗟歎。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抵敵官軍。

過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卻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家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

宋江卻信步走出縣來，走不過二三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來看時，卻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卻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閻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這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靜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沒做道埋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裏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裏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討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

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問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會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裏住在宋家村，卻不會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倒苦了我，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

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說，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樓房，置辦些家伙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裏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婆惜豐衣足食。

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臥，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卻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鎗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况兼十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卻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厮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五兩舍，飄蓬浪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亦是個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是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假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便搭讌上了。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遭。那張三和這閻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都知了，卻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裏。宋江半信不信，自肚裏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繇惹氣做甚？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惜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

一日將晚，宋江從縣裏出來，去對過茶房裏坐定喫茶。只見一個大漢，頭帶白范陽氈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袍，下面腿絛護膝，八搭藤鞋，腰裏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裏。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蹉躓慌忙起身，趕出茶房來，跟着那漢走。約走了三二十步，那漢回過頭來時，看了

宋江卻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略有面熟，「莫不是那裏會廝會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會，也有些說得立住了脚，定眼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人好作怪，卻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去路邊一個篋頭鋪裏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篋頭待詔應道：「這位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弟麼？」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那漢道：「這個酒店裏好說話。」

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裏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撒在桌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下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膽！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一死特地來酬謝。」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見今做了梁山泊主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裏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裏聚集得七八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因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齎一封書信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再去謝那朱都頭。」劉唐打開包裹，取出書來，便遞與宋江。宋江看罷，便拽起褶子前襟，摸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插在招文袋內，放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隨即便喚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了些菜蔬果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喫。

看看天色晚了，劉唐喫了酒，量酒人自下去。劉唐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賢弟，你聽我說，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卻

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於內已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送去。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賢弟，我不敢留你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耍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停攔。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可報答，特令小弟送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令，非比昔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是號令嚴明，我便寫一封回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裏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卻，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子依前包了。

看看天色夜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了四拜。宋江教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在此，我明日卻自來算。』劉唐背上包裹拿了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是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攜住劉唐的手，分付道：『兄弟保重，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耍處，我更不遠送了，只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披開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回梁山泊來。

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走回下處來，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險些惹出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晁蓋倒去落草了，直如此大弄！』轉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裏去來？』好兩日不見面。宋江回頭看時，原來是閻婆倒喫一惱。

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而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卻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專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

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裏。」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後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喫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個廝跟着，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裏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飛也似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卻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轉，又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裏，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屠裏多遠，他不會來！他又瞎，如何白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只得上樓去。

本是一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凳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床，兩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個洗手盆，一個刷子，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個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上，上朝着床邊坐了。閻婆就床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裏，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綳。」

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開時卻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卻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撥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躁。」

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菜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時，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卻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虔婆倒先算了我。」

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個燈，竈裏見成燒着一鍋腳湯，再湊上些柴頭，拿了些碎銀子，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菜品，鮮魚嫩鷄，肥鮮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鑊子，在鍋裏燙熱了，傾在酒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筷，一桶盆托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人來，擺滿金漆桌子。看宋江時，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喫，我不耐煩。」婆子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使怎的？終不成飛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喫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喫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裏，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只得勉強拿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杯。婆子也連連

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燙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喫酒，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卻再商量。』

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喫了三大鍾酒，鏝了大半鏝，傾在注子裏，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個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話兒耍。』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閻婆惜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卻不要！』

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糟。正在那裏張家長，李家短，說白道綠，卻有鄆城縣一個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時常在街上只是幫閒，常常得宋江齋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卻去縣前尋宋江，奔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裏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個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喫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裏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喫。』一逕奔到閻婆門前，見面證明，門卻不關，入到樓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

唐牛兒捏脚捏手，上到樓上，板壁縫裏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廝來得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巧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卻在這裏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

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喫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料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誠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癩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卻不會說慌。」闍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卻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卻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押司來我屋裏，顛倒打抹他去。」常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把那唐牛兒劈頸子只一叉，跟踉跄踉，直從房裏又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便又我？」婆子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去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又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只一掌，直顛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卻把兩扇門關上，掌拴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喫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裏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

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裏去，搗酒喫，只是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個真實的人，喫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真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裏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喫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多時不見，一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個有事，我心裏半信不信，眼裏不會見真實。況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和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裏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

手，吹滅燈，自去睡了。

宋江坐在杌子上，陵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繡枕，扭過身，朝裏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睬我些個，他自睡了我今日，喫這婆子言來語去，夾了幾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裏解下鸞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和招文袋，卻掛在牀邊欄杆子上，脫去了絲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個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裏氣悶，如何睡得着。

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四更，酒卻醒了。推到五更，宋江起來，面盆裏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會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來，閻婆聽得脚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繇，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忿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奔回下處來，卻從縣前過，見一盞明燈，看時，卻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兒濃濃的捧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

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時常喫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會與得他。』想起昨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在招文袋裏，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裏，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裏，你百年歸壽時，我卻再與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觀老漢，又蒙與終身壽。』

具，老漢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吃了一驚，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奔回閻婆家裏來。

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爬將起來，牀面前燈卻明亮，炤見牀頭欄杆子上拖下條紫羅帶，婆惜見了，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桌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炤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將金子放下，卻把那紙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並許多事務」，婆惜道：「好呀！我只道一吊桶落在井裏，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裏，原來你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了金子，還慢慢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

正在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牀上問道：「是誰？」門前道：「是我。」牀上道：「我說早哩，押司卻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走。」這邊也不回話，一逕已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了，慌忙把鸞帶、刀子、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塊藏在被裏，扭過身，靠了牀裏壁，只做齣齣假睡着。

宋江插到房裏，逕去牀頭欄杆上取時，卻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目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噪，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婆惜扭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卻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吓，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

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會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會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聽見這話心裏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會歹看承你娘兒兩個，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噴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件也依得。」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回去了。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卻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賊時，快鎔過了與我！」

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慌。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卻

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直起，那裏按捺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蓋的被，婦人身邊卻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卻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卻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惜那裏肯放。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子在席上，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卻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卻早刀落去。那婆惜賴子上只一勒，鮮血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下樓來。

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裏，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奔上樓來，卻好和宋江打個胸膈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卻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裏看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卻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恁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個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卻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是卻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床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作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

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你去取。』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

兩個下樓來，婆子到房裏拿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婆兩個投縣前來，此日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卻纔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扭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人，有事只濟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回到縣裏！』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

正在那裏沒個解救，恰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趕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裏叫冤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扭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烏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癩結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裏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繇，又開五指，去閻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鬧裏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卻結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卻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閻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耽擱衆人向前，一個帶住婆子，三四個拿住唐牛兒，把他橫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裏來。

第十五 宋江亡命

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解進縣裏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一個猴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個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搗碗酒喫，被這閻婆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糶，遇見閻婆結扭押司在縣裏，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卻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繇。』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個君子，誠實的人，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裏？』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他的表子，隨即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方作行人井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裏，將一千人帶到縣裏。知縣卻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一定你有干涉！』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搗碗酒喫……』知縣道：『胡說打這廝！』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細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

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裏。

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列。』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並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本不肯行移，只要矜矜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個做公的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並兄弟宋清。

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裏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個是預先開的門路，苦死不肯做冤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些鷄鴨，置酒管待了衆人，齎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

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知縣喝道：『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拿得他』

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個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個！」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哽哽咽咽地價哭告道：「相公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

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逕奔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上司差遣，蓋不絲己。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宋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全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士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上？」朱全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卻噴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

朱全自進莊裏，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拖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窩子裏鑽將出來，見了朱全，喫了一驚。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常和我最好，有的事多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堂底下有個地窩子，上面供的三世佛，佛座下有片地板蓋着，上便壓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這裏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

心裏。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個來時，沒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在州裏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個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周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個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裏搜着，如之奈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弟如此周全，宋江定遭釋綽之厄。』宋全道：『休如此說。兄長卻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個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日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個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裏相會。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不知投何處去好。』宋全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日卽行。今晚便可動身，切勿遲延自誤。』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便用，只願來取。』宋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宋全，再入地窖子去。宋全依舊把地板蓋上，遠將供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宋全那人和宋江最好，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

宋全雷橫叫了十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宋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廝自三年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宋全道：『如何說得過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叫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須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担負他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宋全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宋全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

來蘇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觀！」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四十個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裏知縣正值陞廳，見朱全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繇。兩個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個人。宋太公臥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勳了一紙海捕文書。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況且婆娘已死了，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因此也只得罷了。朱全自湊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裏告狀。這婆子也得此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全又將若干銀兩教人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個「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

宋江他是個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窩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譏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產，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卻做家私在屋裏。宋時多有這般算的。

宋江從地窩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全相觀，須喫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個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裏使個得託的人，寄封信來。」當晚弟兄兩個揸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兩個打扮動

身——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身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纜，下面纏腳絳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只見宋太公灑淚不住，又分付道：『你兩個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卻分付大小莊客：『早晚殷勤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個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個取路登程，正遇着秋末冬初，弟兄兩個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卻投奔兀誰的？』宋清答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只不曾拜識。何不只去投奔他？人都說他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漢，救助遭配的人，是個見世的孟嘗君。我兩個只奔他去。』宋江道：『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無緣分上，不會得會。』兩個商量了，逕往滄州路上來。

宋江弟兄兩個不則一日來到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時常說大名，只怨恨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引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個時辰，早來到東莊。莊客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白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想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進扶起宋江來，口裏說道：『昨夜燈花，今早鵲噪，不想卻是貴兄降臨。』滿臉堆下笑來。

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裏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攜住宋江的手，入到裏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貫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投無閒，不能彀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沒出浴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奔。」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敝莊，俱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個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手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歡飲。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

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辭道：「酒止。」柴進那裏肯放，直喫到初更左右。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個莊客提碗燈籠，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穿出前廊下來，俄延走着，卻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起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個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鉢火在那裏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躡在火鉢柄上，把那火鉢裏炭火都鏵在那漢臉上。那漢喫了一驚，驚出一身汗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劈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喫一驚，正分說不得，那個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是「客官」，也曾最相待過！如今卻聽莊客搬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卻待要打宋江。那

莊客撇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趕到，說：「我接着押司，如何卻在這裏鬧？」那莊客便把蹠了火鉢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大漢，你不認得這位奔遮的押司。」那漢道：「奔遮殺問他敢比得鄆城縣押司，他可能？」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得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會認得，江湖上久聞他是個及時雨宋公明——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得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卻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病好時，便去投奔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不要見他說甚的！」柴進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里，近便只在你面前。」柴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個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拜，說道：「我不信今日早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愛？」那漢道：「卻纔甚是無禮，萬望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地下，那裏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

柴進指着那漢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已在此間一年了。」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卻在這裏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攛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裏肯坐，讓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歡喜，便問武松道：「二郎因何在？」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厮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今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厮卻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瘡疾，不能動身回去。卻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蹠了鐵柄，喫了那一驚，驚出一身冷汗，敢怕病倒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到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

過了數日，宋江取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裏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緞疋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身衣裳。

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也一設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喫醉了酒，性氣剛，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裏莊客沒一個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趕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卻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道：『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只得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閒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提了哨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背上包裹，提了哨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

三個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說些閒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手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我們喫三鍾了作別。』三個來到酒店裏，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哨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桌子上。三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裏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遠慮，你若推卻，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裏。宋江

取此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拿了哨棒，三個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個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

第十六 景陽岡

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哨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酒好！』又篩下一碗，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

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一初入口時，醇釀好喫，少刻

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

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來喫。』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

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儘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縮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裏哨棒便走。

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二十遭。』

幾時見說有大蟲，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說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棒，便上岡子來。

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紙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害傷性命。

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甌笠兒撇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語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跟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

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下，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攔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膀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

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脰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大蟲嘴直按上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捺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攔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

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關得他過。且掙扎』

下岡子去，明早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纏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一驚道：「你……你……你……喫了總律心，豹子膽，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甚麼人？」那個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

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五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鬪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面前，將一乘兜

轎抬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蟲扛到草廳上，卻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腳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真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

武松因打大蟲困乏了，要睡。大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裏去。天明，武松起來洗嗽罷，衆多上戶牽一腔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個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喫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個大害第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人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喫了一早晨酒食，抬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綢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個莊客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也掛着花紅綵疋，迎到陽穀縣裏來。那陽穀縣人民曉得說一個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了來，盡皆出來看，闖動了那個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攘攘，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甬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個漢，怎地打得這個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卻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都驚得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給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個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間知這衆獵戶因這個大蟲受了相公的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

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穀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如何？』武松跪稟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

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喫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

第十七 潘金蓮

一日，武松走出陽穀縣前來閒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了跡，如何不看覷我則個？』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卻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相打，常時喫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職候，不曾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個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

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個。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個猛虎？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有個使女，娘家姓潘，小名喚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這使女只是要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個大戶以此記恨於心，卻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卻來他家裏搗惱。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

「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搔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個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廝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卻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

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日了？」武松答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卻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服侍。」婦人道：「那等人服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喫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不強似這夥腌臢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嬌嬌，可取來廝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會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卻搬在這裏。」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

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同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卻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

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卻教我撇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白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燙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個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武大又是個善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喫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卻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

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個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並前者賞賜的物件，叫個土兵

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武大叫個木匠，就在樓上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安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

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而湯盥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喫飯，休去別處喫。』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了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喫了飯，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卻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服侍了別人，便撥一個土兵使用，這廝上鍋上竈也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卻生受嫂嫂。』

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卻不見怪。

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二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裏彤雲密布，又紛紛揚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及問隣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那婦人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繚袋，脫了身上鷓鴣綠絳絲襖，入房裏搭了。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

道：『便是縣裏一個相識，請喫早飯。卻纔又有一個作東，我不奈煩，一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個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闔了，卻搬些按酒菜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裏等得他來！等他不得。』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個杌子，近火邊正坐。火頭邊桌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卻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婦人接過酒來，喫了，卻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鬢半彈，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得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裏，拿起火篋簇火。

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奪火篋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放了火篋，卻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

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卻不認得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掇開了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更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

天色卻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廚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喫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會喫點心，我和你喫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響，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氈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不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宿歇！』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喫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卻做不得這樣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

正在家人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匾擔，逕來房裏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卻也好！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卻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一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又放他不下。

自從武松搬了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卻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

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卻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卻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卻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個親戚在東京城裏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抬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

武松領了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個土兵，卻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卻又回來……那廝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些藍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處尋。』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掇個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睨武松。武松只顧喫酒。

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個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爲人懦弱，我不在

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喫酒，歸到家裏，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待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道：『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拗不出的鼈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卻不要一心頭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卻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裏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

那武大武二——弟兄——自再喫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廳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個精壯土兵，縣衙裏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取路望東京去了。

第十八 紫石街

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開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過了兩個月。去時殘冬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裏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相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裏，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喫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的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出事來！」

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一靈床子，又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了！」

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停了半晌，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麼症候？喫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頭說道：「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喫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那個王婆聽得武松回來，便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武都頭，卻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腳蟹，不是這個乾娘，鄰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裏？」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裏去尋墳地，沒

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

武松沉吟了半晌，使出門去，巡投縣裏來，開了鎖，去房裏換了一身素白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麻線繫在腰裏，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一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餚，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便放聲大哭，哭得那兩邊鄰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裏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喫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自睡。

天色漸白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卻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卻贖誰的藥喫？」那婦人道：「見有藥帖在這裏。」武松道：「卻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抬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恁地，且去縣裏畫卯卻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卻推開門來，叫聲：「何九叔在家麼？」這何九叔卻纔起來，聽得是武松歸了，嚇得手忙腳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一個袋兒，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裏有句閒話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裏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裏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更不開口，且只顧喫酒。何九

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卻把些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口，并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杯，只見武松揭起衣裳，颼地掣出把尖刀來，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驚得呆了，那裏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武松搖起雙袖，握着尖刀，指何九叔道：「小子粗疎，還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聞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一雙手按住脰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何九叔便去袖子裏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子便是一個大證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裏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忽於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裏喫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喫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裏，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要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聲聲張，自咬破舌尖，只做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裏——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證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名姓，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

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卻不知是誰。小人閒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女郎去茶坊裏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藏了骨頭銀子，算還酒錢，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裏來。卻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

個柳籠檣棧在手裏，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蟲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出五兩來銀子。——「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裏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卻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卻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一地裏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裏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裏。」我聽得了這話，一逕奔去尋他，叵耐王婆老豬狗攔住，不教我入屋裏去，喫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叉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那廝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喫他苦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裏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擔兒等着。只看我去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裏，被我罵那老豬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喫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卻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卻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卻不提防西門慶那廝開了房門，奔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卻不知怎地死了。」武松問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卻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喫了，還了飯錢。

三個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證見。要相公作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賊。」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姦。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裏去取出兩塊酥黑骨頭，十兩銀子，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長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裏。當日西門慶得知，卻使心腹人來縣裏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教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俱全，方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卻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留在房裏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瓦筆墨，就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豬首、一隻鵝、一隻雞、一擔酒，和一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裏。約莫也是已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膽看他怎的。

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婦人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諸鄰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替嫂嫂相謝衆鄰。』那婦人大刺刺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

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而燙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清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杯茶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門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喫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鄰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松拖住便道：『一杯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得不及奉陪。』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鄰都在那裏了。』不繇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裏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尷尬，那裏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卻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餛飩兒的。』張公卻好正在屋裏，見武松人來，喫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說話。』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喫杯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到都頭家，卻如何請老子喫酒。』武松道：『不成微敬，便請到家。』老兒喫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是監禁的一般。

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卻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鄰休怪，小人粗鹵，胡亂請些個。』衆鄰舍道：『小人們都不會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成意思，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盪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杯，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喫酒，如何卻這般相待，』

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後共喫了七杯酒過，衆人卻似喫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只見武松喝叫士兵：『且收拾過了杯盤，少間再喫。』武松抹桌子，衆鄰舍卻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鄰在這裏，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颺地，只一掣掣出那口尖刀來，右手四指籠着刀靶，大拇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鄰在此，小人「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

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鄰舍，嚇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鄰休怪，不必喫驚。武松雖是粗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讎報讎」，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鄰做個證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喫我五七刀了去。武二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鄰舍都目瞪口呆，再不敢動。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的老豬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身上！慢慢的卻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這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脰察了插在桌子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髮，右手劈胸提住，把桌子一脚踢倒了，隔桌子把那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牀面前，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豬狗！你從實說！』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

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好了桌子，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脰磨着道：『小……小人……便……寫……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教說甚麼！』武松道：『老豬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劊了這』

個淫婦，後殺你這個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擱兩擱。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擰，提起那婆娘，跪在靈牀子前，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武松叫他說一句，卻叫胡正卿寫一句。王婆道：「咬蟲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寫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膝膊來，背接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裏。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牀子前。拖過那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洒淚道：「哥哥靈魂不遠，今日兄弟與你報讎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腳踏住他兩隻胳膊，說時遲那時快，脰察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鄰舍眼都定了，只掩了臉，看他忒兇，又不敢勸，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揣了刀，插在鞘裏，洗了手，唱個喏道：「有勞高鄰，甚是休怪。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押王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奔西門慶藥鋪前來看，着主管唱個喏，問道：「大官人在麼？」主管道：「卻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驀然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卻是要活？」主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會傷犯了都……」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主管道：「卻纔和……和一個相識……去……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喫……」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主管驚得半晌移腳不動，自去了。

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喫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

樓上邊街閣兒裏喫酒。武松一直撞到樓上去，開子前張時，窗眼裏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個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淋淋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去，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擗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喫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腳跨上窗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裏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卻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桌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腳來。武松只顧奔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裏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裏便不怕他，右手虛招一招，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裏打來，卻被武松略躲個過，就勢裏從脅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胛只一提，右手早捺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跌得個「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喫了一驚。

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窗子外，湧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提在手裏，把那口刀一直奔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又灑淚道：「哥哥靈魂不遠，早昇天界，兄弟與你報讎殺了姦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鄰舍道：「我又有一句話對你們高鄰說，須去不得。」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

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卻纔甚是驚嚇了高鄰。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牀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

些錢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裏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只替小人從實證一證。」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鄰收貯變賣，卻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到縣裏來。此時鬧動了一個陽穀縣，街上的人不計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階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鄰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鄰舍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裏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千平人寄監在門房裏。

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獲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亡。』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倒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鬧動了衙門口。」

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陳府尹是個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中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並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

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而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細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鄰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牢裏，自有幾個土兵送飯。

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時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常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卻使個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讎，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並四家人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犯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繇牌，書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枷，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剮」，上坐下擡，破鼓響，碎鑼鳴，犯繇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

武松帶上行枷，看副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且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

第十九 十字坡

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燦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卻是巳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奔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指道：「那裏不有個酒店！」三個人奔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去。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窗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

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繡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牌，脫下布衫。兩個公人說道：「這裏又沒人看見，我們就擔些利害，且與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窗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要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燙來。肉便切三五斤來。」

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筷，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籠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

大樹十字坡，

客人誰敢那裏過？

肥的切做饅頭餡，

瘦的卻把去填河。」

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卻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卻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一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一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酒，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酒，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那婦人心裏暗笑，便去裏面托出一盞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喫得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燙來你嘗看。」婦人自笑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卻是發作得快，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燙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笑道：「客官試

嘗這酒。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顧掣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娘子，我從來喫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卻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只虛把舌頭來啞道：「好酒，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

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噤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雙眼緊閉，撲地仰倒在凳邊。只聽得笑道：「着了，繇你好似鬼，喫了老娘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聽得飛奔出三兩個蠢漢來。聽他把兩個公人先扛了進去，這婦人更來桌上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總袋。想是捏一捏約莫裏面已是金銀，只聽得他大笑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聽得把包裹總袋提入去了，隨聽他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裏扛得動，直挺挺在地，卻似有千百斤重的。只聽得那婦人喝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卻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用！」聽他一頭說，一頭想是脫那綠紗衫兒，解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攬住，卻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只見他殺豬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得呆了。

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戴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髭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禮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

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卻纔衝撞，嫂嫂休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伯伯裏面坐地。」

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個老兒挑擔柴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廝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好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切陷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卻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小人卻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唯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會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人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卻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殿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殺去……」原來魯智深救林冲，被高太尉知道了，差人到相國寺去捉他，卻得一夥潑皮通報魯智深，就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廡宇，逃走江湖。其又不善，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遇着張青。

夫婦住了四五日，打聽得二龍山寶珠寺被一個叫做鄧龍的占據着，他特地去奔那鄧龍入夥。巨耐那鄧龍不肯安着他在山上，和他厮併，又敵他不過，只把山下三座關牢牢地拴住，不讓他上去。魯智深正在山下納悶，卻好楊志爲失陷了生辰綱，沒處去，也投二龍山來，在山東遇見魯智深，也就相識了。楊志和魯智深沒法上得山去，幸賴在山下開酒店的林冲的徒弟操刀鬼曹正，用計賺開柵門，把那鄧龍殺了。魯智深楊志就躡在那方落草。

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肢。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裏常常憶念他。」第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第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一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卻是如何起了這片心？」母夜叉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沈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嫂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嫂，休怪。」

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兄長，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髒。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

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歡喜不盡，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

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弟好心，願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個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撿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個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怎麼好酒！我們又喫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己去宰殺鷄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坐。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桌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花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個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卻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疏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兩個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來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你只願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妻兩個論年齒，張青卻長武松九年，因此張青便把武松結拜爲弟。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纜袋來交還清了。又送

十來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個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再帶上行。柳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忽然感激，只得灑淚別了，取路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個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卻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

第二十 快活林

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個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狼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不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個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只見那個人走將人來問道：『那個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貓兒也不喫你打了。』武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碎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裏到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未了，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

廳上坐，五六個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兜挖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鬨動，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挖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打虎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便不是陽穀縣爲事的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

那軍漢拿起棍來，吆呼一聲。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絡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喫得，飯也喫得，肉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厮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他下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你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會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個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到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嗎？』武松道：『並不會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把索子細翻着，蘆薦棒了，塞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個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個喚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卻把一個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個更次便是死的。這個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

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個軍人托着一個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盞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卻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卻再理會。』武松把那盞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

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個人又頂一個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盞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繇他便死也做個飽鬼，落得喫了，卻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一陣來，一個提着浴桶，一個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個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個便把紗帳將來掛起，鋪了藤簾，放個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個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

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個人提着桶洗面水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個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個鬚子，裹了巾幘；又是一個人將個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繇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卻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卻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

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個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個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卻如何到這般去處？』

比單身房好生齊整！武松坐到日中，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入來，手裏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鷄，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鷄來撕了，將注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付道：『畢竟是如何……』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是這般想，卻怎地這般請我……』

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卻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卻背叉着手，問道：『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丁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有個闕眼，是縛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

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卻說話。』武松道：『卻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卻來結果我！——這個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會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個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

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那人道：「正是。」武松道：「我待喫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武松道：「卻又蹊蹺，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個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個好男子，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躁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遺，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覓相見。今日幸得兄長至此，正要拜識尊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卻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卻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這卻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卻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個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卻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的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是三拳二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三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

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

兩個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墩路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個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真個擎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擎一擎。』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個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真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卻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這等兒女相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諂佞的，非爲人也！』

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譎譎，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譚名，叫做金彪。小弟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拚命囚徒，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閒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個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譚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秦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

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個月起不得床。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創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卻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自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折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養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先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卻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卻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卻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卻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卻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

正在那裏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個無禮，相對便坐了。施恩卻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卻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卻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叫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般果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

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個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讎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答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都頭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卻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卻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着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服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卻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

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個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腳，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如何『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個酒店，便請我

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個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便道：「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卻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力量，又有勢。」施恩道：「卻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個僕人自將了家裏好酒、果品、殺饌，去前路等候，卻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卻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個僕人先挑食籠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

施恩和武松兩個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先安下殺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奔前去了。武松笑道：「卻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個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個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卻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卻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施恩立住了脚，問道：「此間是個村醪酒店，也算一望麼？」武松道：「是酒望，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去使了。」兩個入來坐下，僕人排了酒碗果品。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個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人來，又喫了三碗便走。

武松施恩兩個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約莫也喫過十來處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個卻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

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卻有些微風。武松酒卻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卻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卻來。」武松捨過林子背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假醉伴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個大漢一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了字路口一個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寫着四個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帶綠油欄杆，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個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壁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

武松看了，瞅着醉眼，逕奔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頂上坐了，把隻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個常撐的酒保。武松卻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一個當頭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燙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揀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

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燙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啣一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酒與他罷。』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燙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卻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不省得了，在那裏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記，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卻待奔出來。

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卻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渾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瀟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個的，都搶來奔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去，椿在裏面。又一個酒保奔來，提着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個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個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個人在酒地上爬不動。這幾個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乖的走了一個。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卻好迎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

時快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然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蹙，蹙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額角上，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頭上便打。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卻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撲有名，喚做『玉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得蔣門神在地下叫饒。

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早已臉青嘴腫，頸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烏鱗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個，直得甚麼！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個，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

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卻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裏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入脚不得。那兩個鳥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漓淋漓，都拖着酒漿，那幾個火家酒保走得不

見影了。

武松與衆人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尋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我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便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我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我再撞見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

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卻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直顧自己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並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開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

第二十一 鴛鴦樓

往葦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去暑，已及新秋。一天，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個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卻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們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個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個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

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窄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鏡，服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得大醉，就廳前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他當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

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尋思道：『難得這個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夠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緞疋……等件。武松買個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

時光迅速，卻早又是八月中秋。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個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卻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個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唱個無禮，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了環養娘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窗。武松喫得半醉，卻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個。』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個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高捲珠簾低綺戶，炤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個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勸盤，丫環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不惟善知音律，亦且極能鍼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時，將來與你做個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為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拿條哨棒來，庭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個輪頭，仰面看天時，約莫三更時分。

武松進到房裏，卻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個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卻奔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個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發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賊來！』

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個賊配軍，本是賊眉賊眼，賊心賊肝的人，我倒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卻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個官，你如何卻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你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卻有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瞪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倒有這等禽心獸肝，既然賊證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卻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打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

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堂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卻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一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賊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願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雨點的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己。」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武松下到大牢裏，尋思道：「叵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殺掙得性命出去時，卻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腳晝夜脛着，又把木扭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

施恩已有人說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說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來報仇，買囑張都監，卻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蘇，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卻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卻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的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卻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卻快着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他不要從輕，勸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二百兩銀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卻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

次日施恩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視，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是張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放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有

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來，卻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卻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遣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喫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卻不提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

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卻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個賊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開人便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卻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

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就裏，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賺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賊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賊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而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個健壯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個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卻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極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個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

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問。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覈再進大牢裏看望。允長只到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又被他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浼人陪話，卻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厮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厮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個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自有措置。」

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個公人悄悄地商議道：「不見那兩個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興！那厮到來撩撲老爺！」武松右手卻喫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卻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了那隻熟鵝來，只顧自喫，也不睬那兩個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撕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喫盡了。

約算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個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候，見了公人，壓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曉見，自瞧了八分，膽怯，只安在肚裏，卻且只做不見。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面都是野港闊河。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

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個公人答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個。』那兩個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卻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個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兩個公人慌了，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裏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個，趕將下橋來。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七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撈起朴刀來，趕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卻轉身回來，把那個驚倒的也搠幾刀。這兩個踢下水去的，纔掙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追着，又砍倒一個。趕入一步，劈頭揪住一個，喝道：『你這廝實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個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吃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卻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個屍首都擯在浦裏。又怕那兩個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個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個念頭，竟奔回孟州城裏來。

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武松逕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卻是一個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卻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卻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卻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卻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出來，拿了攬草棍，拔了撮，卻待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劈頭揪住，卻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

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管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個——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卻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腳踢開屍首，把刀插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裳穿了，拴縛得緊緊，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卻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卻把來掛在門邊，卻將一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卻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

此時卻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卻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撥都提過了。武松卻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廚房裏，只見兩個丫嬛正在那湯罐邊埋怨，說道：『服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個客人也不識羞恥，曉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個不。』那兩個女使正口裏喃喃地怨恨，武松卻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個女使鬚角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個卻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個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卻把這兩個屍首拖放窻前滅了廚下燈火，趁着那牕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

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都已認得路數，逕到鴛鴦樓扶梯邊來，捏脚捏手摸上樓來。此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說話。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沖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揸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燈燭熒煌，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喫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

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剝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頭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個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剝翻了兩個，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個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割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牆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卻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個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個人上樓來。武松卻閃在扶梯邊看時，卻是兩個自家親隨人——便是前日捉拿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卻攔住去路。兩個人進樓中，見三個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相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剝翻了一個。那一個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卻饒你不得！』揪住也是一刀，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個也只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怪？』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人來，兀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剝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頭時，刀切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廚房下，拿取朴刀，丟了缺刀，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下，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個小的，把燈焰見夫人被殺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拗着，兩個小的亦被武松拗死。一朴刀一個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擗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個婦女，也都拗死了在地下。

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纜袋來，把懷裏踏

屬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那土城喜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壕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絛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卻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腳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烏氣，今日方纔出得鬆爽！』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尙未明亮。

第二十二 武松落草

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捧磨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奔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漢翻身便睡。卻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鉤，把武松搭住。兩個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個男女道：「這個漢子卻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卻似牽羊的一般，腳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個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卻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聽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個小門裏面，還點着碗燈。四個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吐裏尋思道：「卻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卻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那四個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

沒一盞茶時，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個婦人，背後一個大漢。兩個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個不是叔叔？」那大漢道：「果然是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卻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個甌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卻有幾處，所以武松不認得。張青即便請出前而客席裏，敘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蒙施管

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卻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強，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卻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讎。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卻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裏，強扭做賊，打招了盜在牢裏。卻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疏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個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個一力維持，待限滿，着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叵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趕上這兩個鳥公人，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頭，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個都殺了，又砍了兩個親隨，下樓來，又將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戮死了。四更三點，跳出城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打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卻被這四個綁縛將來。」

那四個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個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博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卻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漓滴滴都是血跡，卻在土地廟裏歇，我四個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鉤套索出去，不分付時，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泰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個。」張青夫婦兩個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武松喚起他來道：「既然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碎銀，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了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

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撓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卻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卻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廚下安排些佳肴美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

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卒，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卻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簡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像，格目，回府裏稟復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落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個丫嬛，廚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商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擗死夫人一口，在外擗死玉蘭一口，孀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擗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府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

次日，飛雲浦地保里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察。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報告，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遠州府一同緝捕。

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緊急，紛紛擾擾，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卻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會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中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身得牢，止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我哥哥魯智深和甚陸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拿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得。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

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嫂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賞銀，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癡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卻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叔叔卻不要嗔怪。』武松道：『嫂嫂說的定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個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卻留得他一個鐵戒指，一身衣服，一頭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纏緜，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個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這刀時常

半夜裏鳴嘯得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卻不是前世前緣？叔叔更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娘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卻一似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纏把，盪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吳青孫二娘看了，兩相喝采道：「卻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不知何故做了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好像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失。」武松道：「大哥見得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

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徑。諸事不可躁心，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恐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插起筵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然好個行者！」

當晚武行者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村，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壁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卻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氣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肉喫，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險峻。武行者下土岡子，

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巔山亂石。看那酒店時，卻是個村落，小酒肆。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奔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卻有些茅柴白酒，肉卻多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武行者只顧喫，原來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卻湧上。武松卻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同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卻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

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二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甕酒在那裏？』店主人道：『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卻坐在肩下。店主人卻捧出一樽青花甕酒來，開了泥頭，倒在一個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卻是一甕窖下的好酒，風吹過一陣陣香味來。武行者不住聞得香味，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瓣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燙。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辭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齷齪，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齷齪，不曉道理。這青花甕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甕酒和雞肉都是那二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

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於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個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得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個烏頭陀好不依本分，卻怎地便動手動腳，卻不道是「出家人勿起瞋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烏頭陀敢把言語傷我！」

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桌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烏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便動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個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卻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中，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腳，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腳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水去。把那大漢救上溪來，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彈不得，自入屋後躲避去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喫酒了！」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桌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筷，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鷄都喫個八分。

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卻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牆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裏掣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邊着溪岸叫。

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卻砍個空，用得力猛，頭重腳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卻起不來。黃狗便立定了叫。冬月天道雖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卻寒冷得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卻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亮得耀人。便再蹲下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再起不來。只在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牆邊，擲出一夥人來。常先一個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衲襖，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拿木鈹白棍。衆人看見狗吠，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卻又引了二三十個莊客，自奔酒店裏捉他去了，他卻來到這裏！』

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都拖鎗拽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唸哨，來尋武松。趕到牆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陀便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提這廝去莊裏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六莊院，兩下都是高牆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牆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來，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叫：『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卻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擲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卻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卻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個金印，這賊卻把後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秃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秃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他，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籐條，恰待又打。

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略有些醉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閃了，繇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看了杖擔便道：「作怪！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道：「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卻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卻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卻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卻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卻在這裏孔太公，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廝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習鎗棒，卻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關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景

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中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到孟州，怎地有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母夜叉孫二娘教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

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卻纔甚是衝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一有眼不識泰山，一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卻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宋太公都相見了。

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能，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着痛疼，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謁拜。又有幾個門下人，亦來拜見。宋江見了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夜已對哥哥說了。榮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往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生同死，也須累及了花知寨不好。只是緣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

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衣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戒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只願將來拴縛在包裹裏。

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戒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辭別了宋江。武行者兩個，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

宋江和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卻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卻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卻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早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攬撥魯智深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走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口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上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去了。

第二十三 清風寨〔一〕

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卻早遠遠的望見前面一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得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卻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卻不害了性命？只願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躡了一條絆腳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卻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糶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卻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直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煙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卻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焚炷。宋江已自涼得身體麻木了，動揮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

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个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只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綰着鵝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

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前兩邊走上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祖貫兩淮人氏，姓名英，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鬚鬢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他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鬪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

當下三個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棗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個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那個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來，澆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處說甚麼？」宋江道：「小嘍囉答道：『這處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

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前來，又問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了箇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黑三郎宋江？」燕順嘆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索都割斷了，便把自己身上穿的綵紅紵絲襖脫下來，裹在宋江身上，便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

便王矮虎鄭天壽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連忙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

那三個好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原來不認好人！一時因見不到處，少開個緣繇，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如何得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滿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敬慕。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蓋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卻到此。』」宋江把這救尾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卻投柴進并孔太公許多時，及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晚直喫到五更，叫小嘍囉服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卻恨他投那裏去了！」

當時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個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挑着的一個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

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

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樓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請三位坐。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拯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一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服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個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怎地時，重承不阻。」

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腳，這王矮虎又羞

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知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擄了恭人？」大棍打那去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擄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救下山？」那婦人道：「那厮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嚇得他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知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開常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卻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卻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得慌了，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卻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十瓶酒，一口豬，賞了七八十人。

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揀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果餚饌，直送到山下三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

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了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會。』唱個大喏，分手去了。

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來里路。這清風寨卻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為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卻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

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迤邐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北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個少年的軍官來，抱住宋江，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納頭便拜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會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投奔柴大官人並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卻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

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汝來解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卻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而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卻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實

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記時，遠近強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醜醜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不識字，自從到任，只把鄉間些少上戶，詐騙朝廷法度，無所不壞。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嘔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禽獸。兄長卻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不賢，只是譎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讎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常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款待。

宋江自到花榮寨裏，喫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喚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諠譁，村落宮觀寺院，閒走樂情。自那日爲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閒玩。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並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卻自取碎銀還了。宋江回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閒，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去閒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屆元宵節近。

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事，準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紮縛起一座小簷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紮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已牌前

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得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殷閒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

卻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並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着，來到大王廟前，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卻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矮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卻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牆院裏面，卻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卻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笑的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笑的黑矮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

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廝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卻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廝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殷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裏，今日如何能殷下山來，卻到我這裏看燈？」那婦

人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繇我叫大王，那裏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廝，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裏去。

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奔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書一封，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漢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卻與強人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濟州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

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急急歸來，稟覆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奔至劉高寨裏來。把門軍漢見了，那裏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得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他家。

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卻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拿在家裏強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

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二三百人，也叫來花榮，寨裏人那二三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得了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奔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天大明了，卻見兩扇大門不關，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豎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一窺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左邊門神的骨朵頭。』搭上箭，拽滿弓，只一箭，喝聲『着』，正射中門神骨朵頭。二百人都喫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這頭盔上朱纓。』颯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卻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哎呀』，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

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卻來後堂看觀宋江。花榮說道：『小弟誤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卻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話，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卻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巨剛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個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剮，不得賢弟自來搭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風姓。』

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卻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嚇，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卻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卻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耽擱，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外去了。

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劉高終是個文官，有些算計，當下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卻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相毆之事，我卻如何奈何得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卻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一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保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

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要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的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喫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這罪犯非小，未審虛實……」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強，威鎮青

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卻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擊着那口喪門劍，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款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做個囚車，把這廝盛在裏面。』頭上帶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繇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卻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卻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卻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說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卻似一甕中捉鼉，手到拿來。』

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高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繇。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特差黃某齋到羊酒前來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正知寨。只是他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敘三杯了去。』黃信

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攜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同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景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高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閒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盞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幕裏走出三五十個健壯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叛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個證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證見，教你看眞賊眞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絹，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時，卻是宋江，目睜口呆，面而廝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強扭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

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劉知寨也騎着馬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叉，那一百四五十軍漢

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上都帶短刀利劍；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裏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裏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保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死應不得，只口裏念：『救苦救難天尊，哎呀呀！十萬卷經三十壇醮，救一救！』驚得臉如成精東瓜，青一回，黃一回。

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喽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凶，頭裹紅巾，身穿衲襖，腰懸利劍，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睁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沒時，不任你過去。黃信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麼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常在這裏待你取錢來贖。』黃信大怒，罵道：『強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劍，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且劉高已自抖着，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喇喇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趕將來。黃信那裏顧得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

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

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搶了囚車，打開車輛。花榮已把自己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掙斷了，卻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反翦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卻剝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並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原來這三位好漢因爲不知宋江消息，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蓋爲號，拿了花知寨，並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兜出大路來，預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裏來。

當晚上得山時，已是二更時分，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對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得三個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讎，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卻是怎生救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拿恭人，若拿時，也須從這條路裏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廝來。』燕順便道：『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自下手割這廝。』宋江罵道：『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讎，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剗，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廝，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未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衆皆大笑。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出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不在促忙。』

第二十四 清風寨（二）

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寫了申狀，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連夜降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強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個明字，因他性格急躁，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裏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拿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若是遲慢，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秦明答道：「此事如何敢遲慢？只今連夜便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忙叫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怒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裏，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卒，先叫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

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盪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方纔備辦得了，卻望見軍馬出城，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慕容知府望見秦明全副披掛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秦明在馬上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觀方便，早奏凱歌。」賞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攢軍兵，大刀闊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卻在青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

清風山寨裏這班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到來』都面面相覷，俱各駭然。

花榮便道：『你衆位都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喫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麼？』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準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鐵鎗都收拾了等候。

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軍士喫罷，放起一個信炮，直奔清風山來。揀空闊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得山上鑼聲震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狼牙棒，睜着眼睛，時卻見衆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卻去結連賊寇，反背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腳！』花榮陪着笑道：『總管聽稟：黃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實被劉高這廝無中生有，官報私讎，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兀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剗地花言巧語，煽惑軍心！』喝叫左右兩邊擂鼓。秦明輪動狼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道：『秦明！你這廝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交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鬪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趕將來。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拔箭，拽滿弓，扭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卻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喫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趕。當地撥回馬，恰要趕殺衆人，卻早一閃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叵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吶喊，步軍先上山來。轉過三兩個山頭，只見上

而播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峻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後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

秦明怒極，帶領軍馬繞下山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卻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陣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裏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徑。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怒壞，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急帶了人馬，又趕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怒挺胸脯，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裏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裏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趕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上山火把亂起，鑼聲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恰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火把光呼風唳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一齊都滅了。

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焰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住馬在山下大罵。花榮笑答道：「秦統制，你不必焦躁。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

便罷。」秦明怒喊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卻再作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爲強，你且回去，明日卻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卻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箭、火箭、一齊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把弓箭在黑影裏射人；衆軍馬發喊，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裏去躲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弓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卻都在溪裏，各自掙扎性命，爬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撓鈎搭住，浮捉上山去了；爬不上岸的，盡淹死在溪裏。

秦明此時怒得腦門都粉碎了，卻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行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攔下，陷坑裏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鈎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細索綁了把馬也救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的計策。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得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卻把人馬逼趕溪裏去，上面卻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一大半淹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有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匹好馬，不曾逃得一個回去。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小嘍囉縛綁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忙答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絲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卻來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隨取錦緞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好漢，卻是甚人？」花榮道：「這位是花榮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諱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曉得，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忙答道：「小人便是。」秦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腳不便，問道：「兄長如何

「貴足不便？」宋江卻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詞，誤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殺羊宰馬，安排筵席飲宴。拿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裏，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喫了數杯，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明，還了我盜甲馬匹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沒了，如何回得州去？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

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爲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兼受統制使官職，又不肯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得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裏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尙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也說得是。」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飲困，二爲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喫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

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要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喫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急性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匹馬來，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匹軍器。秦明上了馬，拿着狼牙棒，趁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青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已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卻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瓦礫場上，橫七豎八燒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跑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城邊吊橋

高拽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擂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搥起鼓來，吶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恥？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拿你時，把你這廝碎屍萬段！』

秦明大叫道：『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得你這廝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脯，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火燄，尙兀自未滅。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裏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

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蓋地不載該剛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小人有個見識，這裏難說，且請到山寨裏告稟總管可以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菓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

管在山，堅意不肯，卻又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卻穿了總管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橫着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人，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人放火，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攢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又怕鬪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若是沒了嫂嫂夫人，花知寨自說有一令妹，甚是賢慧；他情願賠出立辦裝奩，與總管爲室，如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花榮仍請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道：『好！』秦明花榮及三位好漢依次都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

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拿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讎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卻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喫了早飯，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拿了狼牙棒，飛奔清風寨來。

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提防，守柵門，又不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總管人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山中入了夥，你又無老少，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卻說及時雨宋公明，自何而來？』秦明笑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真名姓，惹起

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自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不壞了他性命！』

秦明和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奔鎮上來。』當下秦明和黃信兩個到柵門外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卻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少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喽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匹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裏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鄭天壽迎接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喽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卻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淫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他，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花榮請宋江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執伐，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花榮出備。喫了

三五日筵席五七日後，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衆人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如何迎敵？』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請位心否？』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裏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個去處，卻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卻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有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去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裏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并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在車子上，共有三百匹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齎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裏，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

宋江教分作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得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作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仗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匹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鄒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匹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

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而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卻是一條大關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裏鑼鳴鼓響，花榮使道：『前而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

而兩起車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盡是紅衣紅甲，擁着一個穿紅少年壯士，橫戟立馬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是百十餘人，都是白衣白甲，也擁着一個穿白少年壯士，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播，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人挺手中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關路上，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

花榮與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攆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鬪到深澗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旗，卻攪做一團上面絨絨結住了，那裏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絨較親處，聽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絨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鬪，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乃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殼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尊顏。」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四川嘉陵人氏。差販水銀貨賣，黃河裏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養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

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戟法。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

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便道：『既幸相遇，就與二公勸和，如何？』兩個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齊，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卻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擡籌入夥，湊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裏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裏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裏探聽，倘或只道我們真是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卻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

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旁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喫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裏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裏來。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裏來看時，只有三副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副。只見一副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裏占了。宋江看那人時，裹一頂豬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鑲，上穿一領皂網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絛護膝，八搭麻鞋，桌子邊倚着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鬚，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多，我兩個借你裏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副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喫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裏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與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來，先與他衆人喫，回來我這裏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爐邊，酒保卻去看着那個客人模樣，客人道：『有勞上下，挪借這副大座頭與裏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噴怪呼他做『上下』，便焦躁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

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蘇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卻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桌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個，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頓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裏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綽了短棒在手裏，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来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腳底下的泥！』燕順焦躁，便提起板凳，卻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裏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得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偶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子孫，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點頭，又問：『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

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我卻都認得，你在那裏與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便要認黑三郎麼？』那漢道：『我如今正要去找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裏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

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卻又聽得說道爲事出外，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卻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一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惑，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得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人莊上，江湖上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裏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不必你說，何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且來這裏斟酒。」

三杯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誤，弟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揉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來。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付分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義，其實只有這個先父記掛，今已沒了，只是星夜趕歸去，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沒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天下無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小弟卻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了。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裏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誤了我多少日期，卻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裏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而寫了封皮不黏，交與燕順收了。脫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

棹，酒食都不肯沾唇，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寶弟自說備細，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

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裏喫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卻叫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沒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裏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裏不容，卻別作道理。」

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樓，樓上中間坐者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樓，樓上也坐着一個頭領，乃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裏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人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裏，先請書來看，卻來相請廝會。」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裏掉出一隻小船，內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那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

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喽囉分付罷，叫把書先齎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裏殺宰豬羊，管待八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

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裏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然後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徑裏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卻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走到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他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卻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

當日大吹大擂，殺宰牛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繯，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裏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卻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閒玩一回，再來赴席。」當下衆頭領相讓相讓，下階開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卻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繯，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卻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卻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繯，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果然正

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

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纔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坐第六位，劉唐坐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山寨中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敵官軍。

第二十五 宋江刺配江州

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裏，擊歌一歌。那張社長卻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爲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卻纔在我這裏喫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卻說這話？」宋江說：「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裏喫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卻是歡喜。只纔和東村裏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裏喫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是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他果然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卻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卻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躁。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四郎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攬撥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

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裏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卻纔在張社長店裏回來，睡在房裏，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半。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事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全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會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且蘇他卻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全差在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往到那裏去了。如今縣裏卻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裏將息幾時。」

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裏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攛個梯子上牆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百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參的都頭，卻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宋太公，你若不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送將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不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裏喫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裏，你如何賴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官，也不妨。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況已經赦宥的事，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裏，如何能覓見父親，而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的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

去處。」

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今已赦宥，定是不死。且請二位都頭進敝莊少敘三杯。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就在莊上歇了。

次早五更，回到縣前，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文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鬪毆，致被誤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裏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開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沒了苦主。這張三又沒了粉頭不來做甚冤家。縣裏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絲，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把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

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裏等候，置酒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了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裏去。你可寬心守耐。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

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兄弟完聚！宋江灑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到江州來，拋擲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灑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

宋江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銀兩，又因他是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喫，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們說道：『實不瞞你兩個說，我們今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裏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個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

次日，起個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嚇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個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說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喫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卻知道哥哥不會在牢裏，不會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頭，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兄弟擡舉宋江，倒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脰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兄弟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

時卻待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這話，小弟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裏專等迎迓哥哥，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緣你們怎地商量？」

小喽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任前後而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敘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思，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兄長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略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

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卻把山橋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喽囉四下裏去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兄弟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思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裏遇得石勇，捎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卻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喚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晁蓋道：「直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分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

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兄弟們相愛之情。宋江是個犯罪囚人，不敢久停，就此告辭。」晁蓋道：「仁兄直如此見怪，雖然仁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在梁山泊搶擄了去，不得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兄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會孝敬得一

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裏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願教小可明喫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惶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願只就衆位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裏喫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

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個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

宋江等在路上不則一日，早已到了江州。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陸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

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原來宋江在路上也曾開去過行枷，所以枷上沒了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卻被水濞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裏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

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齎了文帖，監押宋江並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裏買酒。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裏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卻賺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裏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

宋江又自央浼人請差撥到單身房裏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十兩并人事營裏管事的人，並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朝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打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像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個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杯，管營處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邊有的是金銀財帛，單把來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沒一個不歡喜他。

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句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卻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

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裏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杯，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

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人情，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罵道：「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兜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斷一百訊棍！」

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闕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奔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個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卻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道：「我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那裏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

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裏奔入江州城裏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

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閒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卻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會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卻不知足下住處，又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

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做『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上，做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菜餚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個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拆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

